

黑森林

還珠樓主

還珠樓主著

黑
森
林
(八)

新流書店印行

黑 森 林 第八集

一 絕處逢生最憐弱女

前文符雙珠，好容易死裏逃生，被老人阿龐，救往野人部落之中，又因凶會黃山都，看中他的美貌，陰謀擒去，剛剛醒轉，先發現會長所戀苗婦死尸，跟着，擺夷阿成尋來，說凶會已被打死，二人剛剛逃出不遠，便被凶會之妻山蘭，引來大羣野人，將其圍困，阿成抽空逃走，雙珠却被野人，用套索擒往月兒湖，準備公審處死，老人阿龐，雖想解救，但因羣情憤激，甚是爲難，兩次由自己和兩蠻婦，向雙珠暗示逃走的時刻方法，雙珠正在暗中準備，不料凶會死黨憂老麻，看出老人心意，鼓動全體野人，往尋老人，請求殺死雙珠，爲凶會報仇，老人看出凶苗，另有陰謀，又知雙珠冤枉，當衆發話，仗着數十年來，功德在人，衆望所歸，凶會憂老麻，當時雖被止住，但因所用陰謀，已被老人看破，過了星月佳節，難免受罰，以前凶謀暴露，更是凶多吉少，自知弄巧成拙，怒火攻心之下，竟將凶野之性激發，悄沒聲掩往台前，想要冷不防，刺殺雙珠洩恨，眼看危急萬分，阿成忽由雙珠身後縱出，揚手一矛，便將凶苗，釘死地上，衆野

人不知底細，自更激怒，正待一擁齊上，將雙珠阿成，慘殺報仇，幸而老人阿龐，取出祖傳金角，發令止住，一面向衆宣說，對方決不逃走，如其罪有應得，也應按照平日公平合理方法處置，經過公審，問明情由，才能殺害，衆野人先還不快，祇爲敬愛老人太深，所吹又是祖傳嚴令，金角神笛，不敢不聽，及至把話聽完，回頭一看，方才全身帶滿兵器，手持毒弩刀矛的強敵阿成，本來獨立台口，劍拔弩張，和追急了的猛獸一樣，待要反噬拚命神氣，忽將所有兵器，全數攢在地上，大聲述說，身受野人救命之恩，此來祇是講理，決不與衆人爲敵等語，雙珠從小生長邊荒，深知蠻苗風俗，聽阿成自認失手，將凶會打死，便發了急，猛力一拉，將阿成推向一旁，挺身向前，大聲分辯，說狗男女之死，由於毒針吹弩，自己和阿成，隨身兵器，義父阿龐，均曾見過，並無這類凶毒之物，阿成本來另有用意，聽雙珠這等說法，忙又上前，悄聲說道，我雖那等說法，主人能否活命，尙還難保，如今死無對證，他們專講以牙還牙，一命抵一命，我們如再推託，還被他們恥笑沒有勇氣，並無用處，不如由我一人承當，多少還有一點生機，好在主人，被他陰謀暗害在前，你又不曾動手，祇真講理，就有活路，否則，到時……，話未說完，雙珠知他抱定替死之念而來，自然不肯獨生，已先接口低喝，明明有理可說，爲何不容開口，我們死活都在一路，那有叫你替死之理，二人正在爭論，台下衆野

人，始而爲二人剛烈胆勇之氣所懾，靜聽對方發話，沒有開口，及見二人，都是一個不會說完，又被另一個攔住，口氣也不相符，雙珠手裏，還拿着寶劍，內中幾個平日爲憂老麻所愚，情義較厚的，首先發怒，厲聲大喝，非要二人爲死人抵命不可，下面衆人，同聲附和，喊殺之聲，重又震撼山野，阿成看不妙，一意保全雙珠，急得無法，低聲急呼，主人不知這裏規矩，我已受過鴉鴉指教，如肯照我所說去做，也許連我也可無事，否則，一個也是休想活命，雙珠聞言，心正半信半疑，猛瞥見對面月台上，老人阿龐，乘着衆人，而向自己，暗中搖手示意，猛想起方才本是危機一髮，全虧義父止住，照此神氣，明想保全他那威信，業已眼見，如何忘却，方覺阿成所說，也許是真，衆野人不知老人，別有心計，正向雙珠示意打手式，分了點神，開頭還有一點顧忌，及見老人，沒有禁止，有兩三個領頭一發動，立時蜂湧而上，朝二人所立小台撲去，相隔祇兩三丈，轉眼就到，雙珠見勢不佳，正在急呼，阿成快將地下兵器拾起，索性照我方所說，由對面月台，衝將出去，話還不曾說完，當頭十幾個野人，已快衝上台階，雙珠急怒交加，更不怠慢，剛要搶前迎敵，忽聽一聲怒吼，阿成已先向台口，猛撲過去，仍是赤手空拳，雙手交胸，毫無抵抗表示，雙珠自更情急萬分，一聲怒叱，待要搶往前面，將他拉退，前鋒一二十個野人，已快衝到阿成面前，本是刀矛並舉，似因對方，東

手持殺，沒有反抗，各將兵器垂下，人仍往上撲來，內中兩個，業已取出身邊套索，眼看雙方對面，就要撲上，就這危機瞬息之際，忽聽對面台上，金角之聲又起，同一角聲，不知怎的，吹法不同，比第一次所聞，還要淒厲，尖銳刺耳，雙珠惟恐阿成被殺，業已情急拚命，手剛拉住阿成肩膀，未及用力，見那大羣野人，真聽號令，那麼猛惡的聲勢，一聞角聲，立似潮水一般退去，但都立在台下，並未回顧，相隔也近，滿臉都是怒容，角聲忽又一變，衆野人立往兩旁，略爲散開，讓出一條四五尺寬的人術，經此一來，越覺老人，極力保全，阿成不致遇害，心方略寬，角聲止處，忽聽老人笑呼，好女兒快到我這裏來，有話和你商量，阿成可在台上等候，不可同來，雙珠見衆野人，已全回過身去，心想，看此情勢，分明義父想救我們，這般野人，也決不敢違抗，必是有什麼要緊話，不便明言，想要和我當面商量，也許昨夜所說，留我在此，將功折罪之事，恐我二人不願，使其爲難，先行探詢，雖然阿成不能同去，不大放心，但是此外無法，祇容講理，便可脫難，如其是因方才所說毒針，將他打動，另外還能尋出凶手，立可轉危爲安，反正不去不行，且到對面台上再說，下面野人，業已疑心老人，爲了義女私愛，袒護仇敵，如無把握，怎會容我與之對面，心正尋思，猛覺腿脚被人抱住，低頭一看，正是阿成，跪伏地上，朝自己腿脚，連親不已，雙目中已流下淚來，雙珠平日雖極

大方，沒有男女之見，到底漢家女子，像蠻苗中，許多摟抱親熱的禮節，俱都討厭，如在平日，定必不快，此時身在患難之中，對方又是捨死忘生，患難相從，受盡驚險勞苦，爲救自己，始終孤忠激烈，視死如歸，由不得心情早被感動，見他那樣熱烈神氣，又見對面台上下，肅靜無聲，許多野人，都低了頭，老人阿龐，說完前言，便立台口相待，更未催問，不知阿成，業已明白對方心意，早在身後，打了手式，祇覺情形可疑，不是好兆，同時覺着阿成對他，萬分敬愛，情熱到了極點，忍不住伸手撫摸阿成頭髮，低聲笑問道，阿成，你可知道義父是何用意，可能求他許我二人同去麼，阿成本是提心吊胆，惟恐雙珠動怒，見他任憑抱着腿腳親熱，不以爲意，業已心花怒放，感激涕零，再見這等溫柔撫問，越發喜極欲狂，本要起立，聞言，率性把雙珠的兩腿抱緊，頓聲答道，主人這樣待我，死也心甘，我決不能夠同去，你如開口，於我反有大害，祇你一人前往，才有希望，請快去吧，雙珠不知阿成前妻早死，自一見面，便種下愛根，但是深知漢苗風俗習慣不同，自己年紀，又大了十多歲，尤其這類漢人中的女英雄，怎會看他得上，峒主法令又嚴，空自暗底愛慕，不敢表示，他本菜花峒中，最有名的勇士，又是一個大頭目，這次護送，本來派的別人，全因不捨雙珠，意欲多見一日是一日，自告奮勇，一路跟來，偏巧第一夜，便遇奇險，全仗雙珠，機警神速，於危機一髮之中，將其

救往樹上，於是又生出感恩圖報之念，心想，我雖不配做他丈夫，做他家奴，隨他一世，就便報恩，還可永遠相見，豈非絕妙之事，於是拿定主意，相從爲奴，本來熱愛，感恩之心更盛，拚性命不要，往返奔馳，歷盡千辛萬苦，九死一生，好不容易剛脫險境，又入危機，雙珠被擒之時，因其剛剛病起，離開不久，雖和雙珠，同路逃走，山蘭並未提他一字，野人不甚對他注意，又知此時，一同被擒，平白送命，於事無補，仗着身強力健，得過哈瓜布傳授，學會一種撲跌手法，從小練有極好目力，能在暗中視物，竟將擒他的兩個野人甩倒，乘隙逃走，後來二次遇見鴉鴉，問知許多事情，經鴉鴉尋來幾個幼童，把他藏在繁燎火的藤筐中，抬往星台附近，由幼童代爲望風，乘人無覺，偷偷掩往星台下面，空底之內藏起，早就準備到了中午時刻，相機行事，眼往上面，祇有一板之隔，心中熱愛的人，不能見面，並還被人綁緊木樁之上，正在心痛悲憤，忽得急報，凶苗憂老麻，故意作對，非殺雙珠不可，當時急怒交加，憤不欲生，竟不聽旁人暗中勸告，由台下木板縫中，悄悄鑽出，將鴉鴉託人暗中送來的幾件兵器，連同自己所有一齊帶好，逕由台下，掩身翻將上去，這時，所有野人，除台後六七个幼童，裝繁燎火，做兩三起，遠近散立而外，所有野人，均在凶苗鼓動之下，分由兩旁樹林，繞往月台後面花林之中，去向老人阿龐，請求發令，在未沐浴以前，先將雙珠殺死，爲凶會

報仇，老人自然不願殺害雙珠，知道日光當頂，一到中午，便須開始沐浴更衣，照着當地舊規，殺人以前，必須經過公審，午後日色一偏，便是佳節開始，不能見血，看出羣情憤激，不便公然袒護，上來先裝不知，故意延宕，等到緊急關頭，然後提出公審舊規，把事情推到黃昏以前，彼時如能設法解救更好，否則，又因佳節期間，不能殺人，推到十九夜裏，一面設法，擒那放毒針的凶手，祇一擒到，便可無事，一步推一步的主意，本來早就想好，不料凶苗作對，當衆質問，方始激動怒火，這時，所有野人，俱都圍在月台前，無一留意台後，竟被阿成，悄沒聲翻到台上，藏在雙珠所綁木樁之後，誰也不會看出，便是雙珠，也因下面怒吼，全神貫注台下對頭，心情緊張，也未聽出身後有人，等到一矛將凶苗，釘死地上，便知事已鬧大，就是凶酋，非他所殺，也非抵命不可，樂得兩罪歸一，一身承當，雙珠偏不知他心意，搶前攔阻，對頭果然激怒，紛紛搶上，正待挺身上前，忽聽角聲，將野人止住，心上人業已搶在前面，忙即抽空，正向老人比手式，一聽那等說法，立即醒悟，自知必死，忽然勾動平日熱愛，想起心上人，從此更無再見之望，一時情不自禁，又恐雙珠生氣，不敢搜抱，便用苗夷族中最恭敬的禮節，本意祇想親腳，等到跪伏下去，越看那細白勻圓的兩條玉腿，和那蹀躞豐妍扁平指斂的雙腳，不由愛到極點，抱着狂親，正自驚喜交集，心頭怦怦亂跳，不捨放下，再

聽雙珠，那等口氣，真個死也甘心，喜極欲狂，語聲都顫，雙珠正覺阿成，緊抱雙腿，有些異樣，心方微動，待令鬆開，一見這等悲喜交集的至誠詞色，知道這類夷苗，情感太熱，人又天真，也就不忍拒絕，聽完正在盤算，一面留意對面台上老人的神色，猛又覺着腿上一鬆，阿成忽然起立，顫聲急呼，主人還不快去，天已不早，一交中午，他們便要沐浴祭神，萬一誤事，如何是好，雙珠仍不明白，阿成是因午前如不解決此事，雙珠多半還要綁起，等候公審，多吃苦頭，特意催他前往，聞言警覺，同時，又見老人，面有笑容，又在以目示意，以爲所說不差，祇得起身走下，因聽阿成，臨別時說，到了對面，須將兵刃暗器，交與老人，途中千萬不可回顧，祇當真有這樣風俗，心想，我們本無傷人之念，先將兵器放下，減少對方敵意，原極有理，義父這等口氣神情，多半無妨，便照所說，從容往對面月台走去，到了台上，也未回顧，先將兵刃暗器解下，放在地上，再向老人禮拜，剛剛起立，猛覺眼前一花，身上一緊，重又被人用套索，綁了一個結實，動手的全是少年婦女，除却一根套索，手中並未持有兵器，心中不解，情急憤怒，正要喝問，我已網中之魚，既不與你爲敵，又不逃走，這等行爲，分明有心捉弄，是何原故，老人已先開口笑道，好女兒，休要怪我無禮，殺人者死，此是無法之事，連我也做不得主，我原知你二人，均非真正凶手，本意保全，誰知這該死的憂老

麻，不聽號令，越衆行凶，你那情人，將他打傷倒地也能，偏又將其釘死地上，以致死無對證，連他以前的罪惡，都難追問，照這裏一命抵一命的規矩，你肯做我女兒，還罷活命，他却非死不可，本來祇想喊你一人上台，兩下隔開，以免動手時節，你因護他，受了誤傷，如再因此傷人，命更難保，準備你一上台，便可下手，後來看出阿成，雖然情甘替死，並還催我下手，但你二人，情深愛重，對面台上一動手，你必拚命搶救，天又不早，因阿成先在你身後打手式，這場公審，決沒有幾句話的工夫，他一點頭，便可下手，方才已用金角神笛發令，經我力保，此事與你無干，凶手又由阿成一人，承當了去，休說我無惡意，連他們也不會傷你，祇消住過七日，應了我族中的禮節，便可送你上路，連在此爲奴，將功折罪，俱都無須，防你反抗生事，使我爲難，祇得使你先委屈片刻，等阿成死後，便開放了，雙珠這時，不知何故，對於阿成，生出一種不可遏制的情感，聞言，才知老人用意，所說又非無理，因未聽見身後，有什動靜，回頭一看，不由心胆皆裂，原來阿成，知事奇險，自己不死，雙珠必難活命，死志已決，等他走後，便立向台口，朝下面野人，連打手式，將雙手一背，靜候網綁，衆野人原得角聲暗示，一切均由老人作主，決無絲毫使其不平，先還以爲對面男女二人，有心欺騙，各不相符，後見阿成，摟抱雙珠腿腳，親熱情景，看出二人，真是情侶，這等生離死別，互

相愛護，一個爭死，一個準備拚命的悲憤壯烈情景，由不得紛紛感動，復仇之心，雖然一點未消，對於阿成，反更生敬意，並無一人，搶先發難，直到雙珠走後，阿成招手示意，暗示不可令雙珠看見，否則，還有變故，這才由衆人中，走出數人，因阿成自甘抵命，並無抗意，祇照舊例，走上五人，一個解下套索，將阿成綁向樁上，綁得也不甚緊，另四個各將刀矛舉起，對准阿成頭和胸腹等處，等老人阿廳，和雙珠把話說完，當衆公審，祇要阿成，自願抵命，不要分辯，立可下手，看在雙珠眼裏，情勢自極險惡，當時悲憤填胸，大聲哭喊，義父，你真個愛我這乾女兒，便請設法，將阿成放下，至少也等過了十九，由我二人，擒來用毒刺的凶手，或是當衆公審，由我一人講理，我們死活，都在一路，決不獨生，否則，我也必死，老人見他那樣激昂悲壯，也頗感動，淒然答道，好女兒，可知我一人不能違抗衆人，業已用盡苦心，才得保全一個麼，爲了救你，也說不得了，說罷，也不再理雙珠，連朝對面，厲聲喝問了三次，阿成始終昂然自若，神色不動，從容將頭微點，一言不發，態甚強傲，雙珠先急得雙腳亂跳，偏被幾個大力的蠻婦，四面夾緊，綁索又極堅韌，無法掙斷，後來又將兩腿綁上，越發跳動皆難，正急得心血欲噴，連聲怒喝，如殺阿成，連我一起，忽見老人，又吹金角，聲更刺耳，料是發令殺人，正在悲憤情急，無計可施，忽見羣苗，各舉刀矛，同聲怒吼起

來，吼一次，手中刀矛，便高舉一次，千百道寒光，在日光中，一齊閃動，耀眼欲花，頭一聲不曾聽清，好似烈凡都三字，心中一動，忙即停住哭喊，靜心一聽，第二次怒吼又起，喊的果是烈凡都，一點不差，不知要喊過七聲，方始下手，惟恐太遲誤事，剛剛急呼義父，猛一回顧，老人阿龐，滿面愁容，湊將過來，看意思，似因自己，情急悲憤，打算勸慰神氣，忙喊，義父，你是烈凡都麼，我找的正是你，你那人骨鎖鑰，便在我的身上，快莫殺我阿成，等我說完來意，事完之後，將我二人，一同殺死，決無話說可好，說時，瞥見斜對面，有三個幼童，由森林中，飛馳而來，當頭一個女孩，似頗眼熟，又似長路跑來，剛出樹林，便跌了一交，另兩同伴，正搶前扶起，相隔頗遠，不會看清，緊急關頭，也未想到別的，老人阿龐，早爲阿成義勇忠烈所動，想要保全，又無法子，又認定二人是情侶，否則，雙方不會這樣情熱，惟恐雙珠殉情，辜負本心，正在爲難，想要解勸，忽聽雙珠，竟知道本族隱語神言，喊自己做烈凡都，心方一動，又聽人骨鎖鑰信符，就在身邊，想起昔年，恩人之約，此女竟爲自己而來，不禁心花怒發，不願說話，忙取金角吹動，這時下面野人，正喊到第六聲，台上四個行刑的野人，已各將手中刀矛，二次揚起，作出猛砍猛刺之勢，祇等第七聲喊過，阿成便非死不可，台下還有兩三百個，手持長弓長箭的野人，也將弓拉滿，對准台上，形勢險惡已極，就這死

生呼吸之間，角聲忽起，雙珠方聽出音韻悠揚，與前兩次所聞，迥不相同，忽聽台下，暴雷也似，吼將起來，大驚前看，心神大定，原來台下野人，聽出人骨鎖鑰，業已尋回，這祖傳之寶，忽然珠還，認作天大喜事，當時驚喜欲狂，同聲吶喊，歡呼起來，對面台上，四個野人，也都搶向台口，朝着老人這面，歡呼舞蹈，表示慶祝之意，雙珠身上綁索，立被鬆開，先前做夢也未想到這一小塊人骨，會有這大權威，絕處逢生，驚喜過甚，竟比昨夜被擒，所受刺激，還要利害，加以一夜掙扎，始終不曾坐臥，方才用力太猛，一個立足不穩，幾乎暈倒，老人連忙將他扶起，低聲急呼，好女兒，你所說是真的麼，雙珠連聲口答是真，這東西乃我爹爹由花藍家白夷那裏取來，交他的人，便是花藍家的老會長，另外還有許多要緊話，要和你說呢，說時，看出老人，驚喜興奮，緊張神情，料知事關重要，經此一來，阿成必可無事，方悔來時，不明方向，顧慮太多，祇知記准書信和異人所說謹祕之言，始終不敢探詢烈凡都的下落，白吃了這場苦頭，忽然想起，昨夜遇救醒來，周身水濕，換衣服的時節，好似胸前沒有掛着這樣東西，跟着，阿成尋來，驚慌逃遁之中，一直不曾想起，也未摸過，莫要被凶苗迷倒時，將他失去，豈不大糟，心中一虛，忙伸手懷中一摸，那塊人骨信符，已不知去向，如換平日，雙珠人最機警沉着，就是發現遺失，表面上也不致於驚慌，被人看出，當時祇將乃父符

南洲，得這塊人骨鎖鑰的經過，以及花藍家老夷曾死前所託的話，說將出來，老人阿龐，對他和阿成，十分愛重，人更明白，深知這些祖傳之寶，均是毫無靈感的枯骨朽木獸角所製，祇是祖先遺留，妖巫借此妖言惑衆，做些手法，愚弄衆人之物，除裝神弄鬼，惑亂人心而外，一點沒有實用，無奈積習相沿，難於更改，妖巫雖經除去，族人仍有許多迷信，彼時覺着大害已除，留下這些東西，可以激勵人心，易於統率，又是祖先遺留之物，也就聽之，和這一年一度的星月佳節一樣，非但不曾全數改革，反因內有好些用處，加以重視，保留下來，雖然衆人信奉鬼神，由來已久，未必全聽，但是老年人成見太深，難於改變，反正離死將近的人，不妨聽其自然，那些幼童少年，原是後起接替的人，照理應該隨時勸告，使其明白才對，結果却因積重難返，要費不少心力，才能成功，一時懶惰，又想借這類東西，增加自己的尊嚴威信，祇將妖巫平日的奸謀妖言揭破，並未真用全力，將這迷信鬼神的風俗，全數去掉，才有今日之事發生，眼看兩個心愛的少年男女，受辱受害，用盡心力，難於全保，是否能將這最心愛的乾女兒救下，還拿不准，這都不去說他，萬一滿了十年限期，這塊號稱祖傳之寶的枯骨，不能回轉，就是衆人愛戴，不肯因此生出惡念，或是反抗，到底交待不過，面子上也太不好看，當初又因報恩心切，以爲自家年老，強仇尙在，危機隱伏，隨時均可發難，此舉非但可以

報恩，使那老夷苗，將那祖傳三寶，保存下來，不致被叛他的人奪去，來取時節，自己萬一遇害，也可照着所說，用這塊死人骨作證，喊出烈凡都的名號，當衆聲明妖巫罪狀，代爲報仇，對方如爲奸人暗算，有人拿了人骨鎖鑰尋來，也是一樣可爲自己報仇，豈非兩全其美，想不到作法自斃，反把自己綁住，自己不能離山遠出，無人引導，也不知道地方，心腹可靠的人，祇有前死會長拉都，未等起身，便爲毒蟒所殺，黃山都雖是族中勇士，人也忠實，但是性情浮躁，心意不定，對他以前最心愛賢能的妻子，尙且拋棄，又最貪色，常有可疑形跡，近來發現越多，正在細心考查，又爲阿成所殺，連一個最可靠的山蘭，也都殉情身死，昨夜得信，還在愁慮，想不到這最心愛的乾女兒，是爲送還人骨鎖鑰而來，當時雖然驚喜交集，不過交待自家以前所約的話，對那一塊枯骨的本身，並不十分寶重，更不相信上面附有祖先神靈，就是知道中途失去，心雖着急，當時也必設法掩飾，將衆怒先平下去，乘着中午沐浴之際，緩和二人危機，甚而將其放下，都在意中，雙珠因知事關重大，這東西，非但關係二人生命，對於殺賊除害，援救父親出險之事，俱在這塊死人骨上面，如何不慌，當時急得心魂皆顛，真比昨夜生死關頭的心情，緊張得多，這一出聲驚呼，說是丟了，老人又驚又急之下，想要遮掩，已來不及，剛剛爲他解綁的那些女野人，見他驚慌急呼神情，知這最重要的祖傳之寶，不是

失去，也是說謊，不由大怒，方才又喊了兩聲烈凡都，犯了族中大忌，一個個怒發如狂，竟不等吩咐，當頭六七個，各將套索，搶先撒下，當時收緊，雙珠驚慌情急之中，又當連經奇險，勞乏之餘，不及與抗，微一疏忽，三次又被綁緊，再想掙扎脫身，業已無及，反被暗中，打了幾下，別的女野人再一同聲怒吼，台下大羣野人，一齊響應，神態悲憤，比前還要猛惡，大有決不兩立之勢，另一面，阿成更不必說，老人阿龐，見此情勢，也慌得沒有了主意，眼看台上下男女野人，一個個手舉刀矛弓矢，分成兩面，注定這兩個所愛的少年男女，憤怒已極，料知連雙珠也是必死無救了，除非那塊死人骨，當時便可尋到，決無生路，仰望日光，不久便要當頂，聽台上下怒吼的口氣，業已異口同聲，要請自己發令，非在午前，將人殺死，洩恨不可，這類激怒衆人的事，自己多有權力威信，也強不過去，正在假裝鎮靜，一步緩一步，走往台口，待借查問人骨鎖鑰來歷，怎會失落爲由，拖延上一半日，再打主意，猛聽出台下，似有幼童哭叫之聲，跟着，西南角上，人便騷動，一路亂將過來，好似一羣人浪，正往兩旁閃開，隨聽亂的來路一面，有了歡呼之聲，心中一動，忙卽定睛注視，乃是三個男女幼童，兩前一後，抬着一個女孩，由人叢中，鑽將過來，走得極快，被抬的女孩，正是鴉鴉，後面還跟着，一個年約六七十歲的老蠻婦，也有三個幼童，跟隨扶助，往兩台中間，狂奔而來，聽

鴉好似受傷，行走不動，雙手向上連揮，哭喊不已，所過之處，衆野人祇一耳聞目觀的，便即轉怒爲喜，自將兵器垂下，歡呼起來，可是來人，都是幼童，身材短小，又由人叢中穿過，許多野人，還不知道，怒吼之聲，仍極猛烈，鴉鴉哭喊，爲其所掩，一句也聽不出，猛想起這女孩，平日和我，雖極親熱，但他一向舉動奇怪，不像幼童，昨夜曾由他和兩個同伴，三次向我密告，天明後不會再見，不似往時那樣，守在身旁，寸步不離，他拜雙珠爲母，看作親娘一樣，並和我說，想要跟他一路，當此千鈞一髮之時，忽然負傷跑來，所過之處，人都消去憤怒，跑得這急，後面還跟着以前妖巫的姊妹，此女最是聰明機警，能幹多力，巫姊囑婆，又有兩三個幼童架住，身邊全都帶有兵器，這般小人，並非易與，胆子又大，莫要真正凶手，被他擒來，尋出毒針下落，但此一舉，先來還可保全二人性命，這時，業已來遲，至多保得阿成，雙珠亂喊神號，犯了大忌，又將人骨鎖鑰遺失，反更危險，決難活命，人又如此歡呼作什，心方奇怪，忽聽歡聲大作，轉眼由少而多，傳播過來，竟將怒吼之聲，壓了下去，剛聽出兩句，滿心歡喜，不願發話，先朝女野人怒吼，令將雙珠放下，不許動手，無論何事，由我承當，當頭三個幼童，已扶了鴉鴉，喘吁吁由台下搶上，見了老人，正撲地禮拜，瞥見雙珠，被人綁緊，還未鬆開，突然顛着一隻脚，猛撲過去，剛喊得一聲好娘，似又想起一事，重

又停步，帶着滿臉悲憤之容，厲聲怒吼了三聲烈凡都，同時，手中揚起一物，向衆狂揮，雙珠剛認出那是自己所失的人骨信符，心情大定，綁也被人鬆開，台上下重又暴雷也似，同喊烈凡都，聲震雲霄，半晌不絕，鴉鴉喊完，便朝前撲去，雙珠知他，拚了性命，來救自己，腿上鮮血淋漓，明已受傷，越發憐愛感慰，剛一把摟向懷中，鴉鴉說得一句怪我不好，稍停再說，不怕他們害你，人已回轉身去，再看對面，老人也帶着滿面笑容走過，剛到面前，鴉鴉便掙脫雙珠的手，一脚點地，挺立向前，先將右手人骨鎖鑰一舉，老人立時單腳跪倒，先捧起鴉鴉一雙帶傷的小脚，親了一親，再將人骨接過，看完起立，轉身朝外，手取金角，吹了幾聲，台下一片歡呼聲中，阿成已被放落，隨同老人把手一招，竟往月台上而奔來，還未到達，老人轉身，正對雙珠說，我們的祖傳至寶，果然是你送回，他們已都知道，就有多大亂子，也可無妨，你夫妻隨我過完快樂節，隨意上路了，雙珠老聽對方說，他和阿成是情侶，先想探詢虛實，使其增加對阿成的好意，自己向來不計這些嫌疑，也未分辨，後來被擒，和老人等問答，雖曾談到此事，無暇多說，末了更爲阿成至誠感動，再說也實無心及此，一聽這等說法，心中好笑，正想開口答說，不是夫妻，我乃符南洲之女，爲了救父除害而來，並未與人有什婚姻之意，鴉鴉已咬牙切齒，朝着老人怒吼道，事情不能算完，不能因爲祖傳至寶，冤枉

兩個好人，惡人該殺，凶手是我，我不過報我父母之仇，不是無故殺人罷了，說罷，隨手取出一根小竹管，老人一見，便認出那是妖巫生前的殺人利器，毒藥吹針，死時苦搜不見，不知怎會落在鴉鴉手內，猛一回憶以前疑心之事，忽然醒悟，不禁又驚又喜，剛手指鴉鴉，急聲問道，黃山都竟死在你毒針之下麼，照你所說，莫非你父拉都，爲毒蟒所殺，還有什麼陰謀暗害不成，鴉鴉原從昨夜雙珠被擒起，一直不眠不休，往來奔馳，打算救這義母脫險，因其年小力弱，雖有幾個平日結交的同伴相助，年紀都和他，差不多，祇有一人稍長，由後半夜起，俱都守在雙珠台旁，不曾離開，孤身一人，遭遇更加艱險勞苦，連在森林之中，遇險受傷，出林時節，負痛狂奔，跑得太急，又跌了一交重的，將小腿上皮肉，擦破一大片，鮮血淋漓，痛不可當，遙望場上，形勢嚴重，銷爲遲延，便要無法挽救，祇得咬牙忍受，由那三個忠實交厚的同伴，連扶帶抬，如飛趕來，本是滿腹悲憤，再見雙珠，被綁甚緊，想起自家誤事，更是情急悲苦，全憑一股勇氣，忍痛撲上，看出雙珠阿成，果然平安無事，悲喜交集，氣已散了一些，等到把話說完，人已精力交敝，痛得不能支持，勉強應得一聲，一點不差，人便支持不住，往後一仰，如非雙珠，就勢抱住，幾乎跌倒，老人聞言，仰望中午，相隔越近，方想說，今日之事，暫且不提，等過了星月佳節，當衆公審，祇要真個情真罪當，鴉鴉非但不罰，並

還有功，真做族中勇士，話還不曾出口，先是阿成，走上台來，朝老人匆匆交手禮拜，便跪伏在雙珠的脚前，雙珠剛伸手，將他拉起，跟着便聽怪叫之聲，二人往前一看，正是那和幼童同來的老婦，看那貌相神情，一望而知，是個久居當地的外族婦女，面容十分慘厲，鴉鴉正在嘶聲急呼，噶婆知道此事。

一一 老蠻婆悲憤吐凶謀

那叫噶婆的老苗婦，已向老人面前立定，連聲怒吼，說之不已，雙珠因那老苗婦，形貌醜惡，聲如狼嗥，聽不真切，轉向阿成，鴉鴉和另兩幼童，也在一旁，連比帶說，才知噶婆便是前死妖巫之姊，姊妹三人，祇第二個人最陰險，雖是外族婦女，因其世代爲巫，在野人部落中，弄些手法，妖言惑衆，已有三世，除噶婆最蠢，性也凶野，仗着妖巫勢力，算是巫姊，孤身一人，同受衆人供養而外，第三個妹子，年紀最輕，爲當地第一美人，起初黃山都，曾想求愛，因其看中拉都英雄誠實，不肯答應，結果，嫁與拉都，夫妻二人，十分恩愛，不久，黃山都也將山蘭救回山去，做了夫妻，二人同是貌美聰明，不相高下，本來相安無事，這日，黃山都將酒吃醉，無意之中，與之相遇，忽又勾動邪念，方欲強迫姦淫，不料妖巫走來，嚇退回去，拉妻因對方，未等真個動強，

便即驚退，丈夫情愛深厚，知道此事，決不甘休，又因平日不滿妖巫所爲，老恐他和老人，兩敗俱傷，意欲設法化解，所以連妖巫，向其盤問，也未明言，祇說黃山都發酒癮，對於丈夫，並未提起，心却厭惡，未免現於詞色，野人平日相聚，均極親熱，拉妻人又和善，與兩個姊姊，迥不相同，祇管兩姊從小憐愛，始終不肯與之合流，也不將他隱祕之事，向人洩漏，對於同族，從不肯仗着妖巫勢力欺壓，丈夫又是全族勇士，因此人緣最好，無論見誰，都是有說有笑，獨對黃山都，冷淡不理，黃山都一直恨在心裏，自己理虧，不敢發作，等到推選會長，拉都得到衆人擁護，就要繼任，因恐拉妻，日後和他爲難，始而起來反對，借口拉妻乃妖巫之妹，將來是個禍害，如做會長，必須夫妻離開，拉都不肯，於是雙方訂約，照本族規矩，各自爭取人心，將來再定，結果黃山都失敗，因得凶苗憂老麻之教，表面假裝愧悔屈服，表示好意，拉都本來愛他武勇，又知衆人心意，不願兩敗一傷，竟爲他花言巧語所惑，信任非凡，常同出入，可是這類訂約，均有限期，到時不是會長去位，便要與人爲奴，死活聽命，事出公意，非少數反抗的人，所得而私，拉都爲愛他的胆勇，業已故意推延了一年左右，再不認錯服輸，非但無法交待，還要被人恥笑，本來就和憂老麻商計，想要暗殺拉都，免去爲奴，還可接那會長之位，無奈拉都，本領高強，夫妻二人，均極機警，拉妻更有戒心，想要謀殺，

實是萬難，一個弄巧成拙，身敗名裂，還要當衆公審，遭那慘殺，用盡心思，沒有機會，一經正式爲奴，便是拉都，日後身死，會長也輪不着他，正苦無法，忽聽三個心腹同黨密告，說上次妖巫，用來暗算老公公的毒蟒，又在毒龍岡崖洞之中出現，並還發現一個奇怪女人，像是妖巫之姊，莫要此人，也會法術，能夠驅遣毒蟒，想要暗算老公公，爲他妹子報仇，因知毒蟒利害，又恐他也會什神法，不敢上前，特來報信，那三個野人，和黃山都，憂老麻，情分最深，常時背了老人，偷偷遠出，搦搶遠近部落中的婦女，在隱僻無人之處，一同姦淫作樂，已有年餘，當日發現毒蟒，噶婆行跡可疑，如照往日，必向老人密告，以後幾次凶殺，也不致於發生，偏是事情湊巧，老人恰不在家，回走不遠，迎頭遇見的，便這兩人，黃山都還未開口，憂老麻人最凶狡，忽然想起，這條毒蟒，如是噶婆所養，大可利用，暗中伸手，將黃山都一拉，推說，毒蟒雖然可怕，人更危險，先往探看明白，再作計較，如其真有暗算老公公的形跡，此是一件大功勞，正好可以代你請求，以此折罪，免使爲奴，受那苦痛羞辱，三野人自然願意，互相折箭爲誓，決不再向旁人提說，祇由五人，暗中窺探，看破奸謀，殺蟒尋人之後，再由黃山都一人前往請功，商定起身，掩往一看，果是一條奇毒無比的大蟒，長祇兩丈，但是又凶又毒，靈活無比，爲了去的五人生長森林之中，目力甚強，毒龍岡向來又是毒蛇大蟒

，出沒之區，以前向無人跡往來，最奇是，所有蟲蟒，無論多麼凶毒，祇在岡的對面，游行蟠踞，不論人獸，遇上便是凶多吉少，但那岡南一帶，好似無形中，有條界限，非但從不越過，就有胆大的人，故意前往引逗，蛇蟒由後追來，也祇追到那岡頂草地前面爲止，祇管發威噴毒，決不過界，妖巫在日，說是他的法力，爲了老人不信，並還約好日期，由他作法驅蛇，引逗爲戲，事前說定，不許傷害，到時，衆野人帶了燈籠，和特製的火把，帶上毒矛毒弩，戒備前往，到後一看，妖巫業已先到，手搖銅鈴，口吹竹笛，周身赤裸，穿着一身花草編成的衣裙，脚穿長統皮靴，另一手拿着一個細長的樹枝，枝頭分紮着五個草球，披頭散髮，正在又吹又唱，口中不時發出極難聽的怪嘯，旁邊樹上，還掛着幾十盞皮燈籠，衆人早被喝住，定睛一看，昏燈影裏，樹上地下，大大小小，各式各樣的長蛇毒蟒，少說也有十好幾條，做一圈將妖巫，圍在當中，一動不動，祇有一條大白美人，和一條最毒小花蟒，蟠在一堆，隨同妖巫歌舞之聲，不住擺動搖晃，或是隨同妖巫手中草球舞動，上下起落，東搖西晃，天矯屈伸，均隨人意，那麼長大凶毒之物，居然那麼馴善，沒有一條敢於反抗，衆野人久受妖婦愚弄，見是實事，決不是假，同聲歡呼，稱讚不已，老人阿龐，忽然看出破綻，剛怒吼一聲，待往前面撲去，拉都對於老人，最是忠心，力氣又差不多，知其素來不信妖巫邪法，前面蛇蟒腥毒

之氣，業已中人欲嘔，妖巫竟能隨意戲弄，如何是假，雙方乃是不解之仇，恐其惹火頭上，爲毒蟒所害，此是老人，自己違約，妖巫更有話說，慍不迭拚命將他抱住，不令過去，老人正在怒吼強掙，妖巫業已警覺，忽然把手一揚，立有一片五色火焰，發出一種極難聞的腥香之氣，跟着，又起了一片濃霧，老人本往前撲，忽然喝令衆人速退，等到火散烟消，連蛇蟒帶妖巫，一齊不見，衆人均覺奇怪，老人笑說，你們不要爲他所惑，我還沒有拿着把柄，爲防反噬，誤傷你們，我明知他，另有道路回去，此時也許趕在我們前面出現，但也不去叫破，你們如其不信，不妨照我所說，快些趕往前途兩處路口，覓地隱藏，包你看他的鬼計，祇不可被他警覺，以防受害便了，說完，令衆自回，內中幾個胆大忠心的野人，便照所說僻徑，朝前追去，內中一起，正是拉都夫婦，當時均說未見，直到妖巫死後，才聽拉都說，他夫婦，剛起到前面樹後藏起，便見妖巫，亡命一般跑過，不知怎的，竟會警覺樹後有人，重又回身，手中毒弩飛針，連同身上暗藏的一條奇毒無比的小蛇，業已全數出現，拉妻看出不妙，忙由樹後衝出，搶到前面，妖巫原有一條隱祕的險路，打算搶在衆人前面，故示神奇，不料老人，地理最熟，這幾條險僻之路，雖不常時往來，俱都清楚，忽然看破他的詭詐，派人堵截窺視，竟被識破，妖巫羞惱成怒，本要發作，一看是他最心愛的妹子，當時不忍下那毒手，迫令二人歸

誓，不許向人洩露，便可無事，拉都忠於老人，不肯屈服，眼看鬧翻，拉妻深知乃姊心毒，雙方都熱愛自己，夫妻之情更深，首先折箭爲誓，並說，丈夫如對人說，他也必死，才得保住，拉都無法，方始答應，但要妖巫歸途，不許裝神裝鬼，才肯代守秘密，因不知愛妻苦心，事如鬧翻，老人也未必能免於害，便自己丈夫，也必慘死，特意委屈求全，以死要挾，夫妻二人，幾乎爲此反目，就這樣，仍向老人，暗中告密，並未隱瞞，黃山都說拉妻，通敵懷恨，這個也是話柄，前聽老人說過，知道妖巫祖傳邪法，並不稀奇，那呼蛇驅蟒之法，一半仗着祖宗祕傳，深知蛇蟒習性，和所喜歡的聲音，喜歡玩具的各種毒草毒花，身穿草衣，便是這類有毒的花草，那五個草球，便是蛇蟒心愛之物，連口中笛聲，均是他鬧鬼騙人的方法，因這一條界限，均在暗中種有毒蟒畏忌的毒草，因其種法巧妙，雜在亂草之中，又比常草，生得細小，並還不止一類，內有兩種，寄生樹上，和藤蔓糾結一起，看不出來，加以遠近高低，疏密不同，蛇蟒却是一到岡頂有草之處，聞見所厭聞的氣味，立時警覺，退將回去，他却說是神法之力，實在還是騙人，但這類話，祇有限幾人知道，囑婆乃妖巫之姊，平日獨居妖巫常住的崖洞旁邊，人又污穢，貌相醜惡，誰都看他不起，他也終日守在洞內，難得與人來往，全仗拉妻照應，偶然也在林中覓食；除却公飲跳月，和過節祭神，難得見他的面，忽然在此，弄蛇

戲蟒，非有陰謀不可，憂老麻又在旁邊，暗中示意，便將那三個野人遣開，分成兩路，前往窺探，事前告以如見人蟒一起，無須害怕，最好不要現形，聽令而行，跟着，二惡商計，想下主意，掩往一看，噶婆正在戲蟒，和妖巫一樣手法，手中也拿着草球，但未吹那竹笛，蟒祇一條最毒的獨角花蟒，看那意思，人蟒十分親熱，分明養熟之物，二惡本來胆大，突然現身，縱將過去，噶婆見陰謀毒計，被人看破，急怒交加中，正要驅蟒傷人，二惡立即低聲警告，悄說，我們人多，就被毒蟒殺死，你也難逃活命，何況手中毒弩的利害，你也知道，就是此蟒，皮鱗堅厚，不能殺死，你也必死，如肯聽我的話講和，非但不向人說，還有許多好處，噶婆彼時被他嚇住，連聲答應，便照所說，先將毒蟒，引往洞中藏起，立下毒誓，答應樣樣聽命，決無反抗，黃山都聽了凶苗指教，知他最愛妹子，先不露出所想陰謀，祇說，你那仇人，我也知道，我知你得了妖巫傳授，善於訓練毒蛇，如肯將那法子傳我，便你將來，有什舉動，祇要做得乾淨，不被人知，我二人便裝不知，決不舉發，噶婆原因恨毒老人阿醜，仗着家傳訓練毒蟒之法，做過妖巫副手，這條毒角花蟒，又是兩姊妹從小擒來喂養，本意遇機暗殺老人之用，未等下手，妖巫師徒，先被老人，用計燒死，近年越發長大，分外猛惡凶毒，這東西，更有一件奇處，因其凶毒太甚，不知底的人，事前沒有防禦方法，就他認得主人，不肯加害，

也難與之親近，連那別的毒蛇大蟒，發覺有他氣味，也必聞風遠避，如由祕徑，每日前往訓練喂養，因身上帶有他的氣味，連林中蛇獸，也不敢來侵犯，真個再妙沒有，近日正想瞞着妹子，暗中窺探，祇要老人，孤身經過毒龍岡一帶，立即將蟒放出，將其慘殺，誰知被人窺破，既惜性命，又想報仇，聞言以為多了兩個黨羽，反倒高興起來，非但盡心傳授，並還送了許多防身禦毒的藥草，一面由憂老麻，想好說詞，欺騙三個野人，不使得知，每日分別前往傳授演習，因那毒蟒，靈慧無比，從小便受訓練，最聽主人的話，照着曠婆所傳，不消半月，一惡竟能隨意指揮，末了想好陰謀，先約拉都打獵，為防拉妻警覺，生疑勸阻，故意不提所去之地，再由憂老麻，引了三個無知同黨野人，臨時誘敵，表面分成兩路，追趕野獸，實則，誘入伏地，憂老麻等三野人，照他所說分開，去追那最珍奇的小野獸，忽推發現兩隻，逃往洞內，前往搜索，因那小獸，野人最是珍貴，難得發現，沿途無什蛇獸蹤跡，祇見到一隻二惡故意放逃的小獸，已早無蹤，憂老麻當先入洞，又在裏面急呼，業已打倒了一隻，還有一隻，不可放逃，拉都絲毫不曾疑心，身剛入洞，覺着裏面，冷氣逼人，照着平日經歷，料知內有毒蟒，不知中計，為恐同伴受傷，方喝留意，憂老麻已狂呼飛竄出來，心中一驚，未及閃避，一條花鱗獨角大蟒，業已竄上身來，祇吼得半聲，便被猛張血口，將頭頸連肩咬住，兩丈多長

的身子，轉風車也似，接連幾繞，便將人身纏緊，休說蟒口毒牙，咬中必死，連口中毒氣，也擋不住，便這蟒脊上一條其堅如鐵的倒鬚硬刺，也和鋸刀一樣，纏人時節，照例必用這條蟒脊反捲，其勢又猛又急，隨同蟒身急轉，周身皮肉，宛如鋸刀錯割一般，當時鮮血淋漓，綻裂開好幾圈血口，如何還能活命，人一斷氣，蟒也鬆開，將人啃咬起來，那三個野人，受人利用，還不知道，繞路跑來，剛剛到達，耳聽二人，驚呼急叫之聲，拿了皮燈，亡命竄出，後追一條毒蟒，正是那日所見，會長拉都，閃避不及，已被咬死，嚇得心胆俱寒，正往回路飛逃，黃山都突然迎面起來，問知前事，朝着四人，怒吼暴跳，故意恐嚇，三野人不知二惡串通，前些日又曾滴血立誓，言明同生共死，效忠於黃山都，無論發生何事，決不反叛，一時糊塗，受了挾制，二惡再假裝商量，說會長是我們引出，如今爲蟒所殺，許多嫌疑，還是假裝尋他，不要提起，把話商定，便朝另一面獵場，飛馳過去，把預先準備好的野獸，掛在樹上，四面吶喊搜索，故意使人看出，當地本是來時所說行獵之地，中途改道，誘殺拉都，再回原處，又是繞路前往，曾經過兩處守望所在，人都知道，同時還有預約的二十多個野人，隨後趕到，恰巧相遇，合在一起，過了多半日，方始假裝糊塗，尋找拉都，憂老麻故意說是拉妻有病，拉都來時，本極勉強，方才談起妻病，還不放心，曾有回去探望之言，必已回去，這類野人，

平日胆勇粗野，孤身來往，不畏險阻，越是勇士，胆子越大，此事本不足奇，何況同族中人，最爲親熱，從無自相殺害之事，誰也不會疑心，本來陰謀，也不致於這樣隱祕，祇爲拉妻，病了兩天，還未全癒，鳴婆又被二惡挾制，五日之內，不許離開所居一步，直到第二日，尙無人知，最後還是拉妻，見丈夫未回，森林中的野人，遠出迷路，因事不歸，遲個兩三日，雖是常情，但是拉妻深知二惡，不是好人，那日一同來約打獵，並非遠地，如何去了兩天，不見回轉，忙尋黃山都來，探詢丈夫何往，黃山都竟假裝不知，答以同出打獵，中途折轉，探望妻病，分手時節，還有多人在旁，俱都聽見，怎會還未回轉，說罷，便裝愁急，一路喊人，入林搜索，拉妻提心吊胆，又等了一天，到第四日，才有同族野人來報，發現蟒洞中藏蟒之事，並不知道，鳴婆雖知上了二惡的當，害了妹夫，因其不喜所爲，毒醜岡洞中藏蟒之事，並不知道，鳴婆雖知上了二惡的當，害了妹夫，一則，野人不講貞操，夫死隨意改嫁，沒有相干，求愛的人越多，反更體面，不怕沒有丈夫，又恨拉都生前，效忠老人，專與妖巫妹子作對，雙方祇在背後，吵了一頓，一句也未向人洩露，開頭拉妻雖極悲憤，立志報仇殉夫，因聽衆口一詞，均說丈夫，中途折轉，不知五惡，連成一片，另外所問幾個野人，又都受過黃山都的威脅利誘，而這類事，以前並未有過，就有一點疑心，也自想開，並未料到仇人，這樣陰險，等到病勢稍

好，帶了毒弩毒矛，仗着以前妖巫所傳殺蟒之法，曉得一個大概，也未和鳴婆商量，便往報仇，不料那蟒，凶毒機警，頗通人性，利害非常，不是黃山都，尾隨在後，幾爲所殺，就這樣，拉妻上來，祇憑妖巫所傳，一知半解，和蟒相持，那蟒雖因拉妻手中，拿有禁制他的草團，不敢衝上，但是看出對方，立意拚命，誓不兩立，鱗甲縫中，又連中了兩枝毒弩，毒性雖未全發，麻癢難當，不由激動平日凶毒野性，兩次準備一蟒鞭，將人打成粉碎，均被拉妻避開，并還引往透光所在，人蟒相持，眼看危險萬分，黃山都早就得信起來，守在一旁，本意拉妻死後，再殺毒蟒，不知怎的，越看越愛，重又勾動淫心，暗忖，拉都死後，自己做了會長，正好向其求愛，被蟒所殺，豈不可惜，便在一旁，連發暗號，令蟒速退，蟒都不聽，恰巧那蟒，怒極發威，竟向拉妻拚命，猛張血口，連那平日畏懼的草球，也都不怕，朝人猛撲過去，黃山都看出不妙，接連兩支毒弩，一支毒矛，照准蟒口打進，人也隨同衝出，揚手一套索，將人套住，往旁一拉，拉妻順坡滾落，悲憤急怒，再受驚嚇，就此昏死過去，醒來人被黃山都抱起，還有幾個野人，一同往回急馳，問知毒蟒，已被殺死，先還心存感激，後覺黃山都，抱法有異，回憶前情，業已有些疑憤，因他已代丈夫，做了會長，不應使其難堪，祇得忍氣，黃山都見自家剛一表示愛意，對方當時變色不語，也就不再調戲，又愛又恨，故意借話示威，

意似此後孤兒寡母的安危，全在他的手內，拉妻聞言，越發生疑，病後力弱，先和毒蟒拚命，用力過度，又因丈夫慘死，萬分悲痛，連受驚險疲勞之餘，身再負傷，幾面夾攻，就此病倒，眼看病勢，越來越重，這日老人阿龐，看望剛走，鳴婆忽然偷偷掩上樹屋，拉妻最不喜這大姊，平日祇管照應，並不與之常見，這時，見他帶着一身腥穢，起來探病，先頗不耐，後想，自己母家，祇此一個親人，雖然當地野人，在老人阿龐統率之下，好些風俗習慣，俱都改掉，祇要在此住滿年限，立下功勞，便是外族中人，也都一律看待，那怕是個俘虜奴隸，也可提高，與之一樣，平日相處又好，算起來，並無妨礙，不過，丈夫死後，剩我孤身一人，黃山都又垂涎我的美色，一定不懷好意，我丈夫做了幾年會長，照着舊規，本可多娶兩三個妻子，他却對我還是那樣恩愛，爲了黃山都，懷恨作對，拚命力爭，情願不做會長，也不將我拋棄，在野人中，這等英勇忠實，多情多義的好丈夫，那裏還有，此後黃山都，勢力最大，決不容我安身，他又是最厭恨的人，病好起來，也是悲痛苦惱，沒有生人樂趣，打定主意，一死殉夫，拋下一個孤女，就是老人阿龐，和衆弟兄姊妹，能夠照應，多此一個親人，到底好些，何況大姊平日，又最憐愛鴉鴉，他那麼醜惡凶狠的人，對我女兒，却是關切愛護，到了極點，何不就便託他一託，也較安心，念頭一轉，未及開口，鳴婆知他怕髒，並不走近，忽然跪

地，號哭起來，拉妻先當他，因妹夫慘死，傷心悲吊，後來看出鳴婆面容，萬分悲憤激烈，狀類瘋狂，哭喊好似勉強壓低，但那憤急醜厲之狀，從所未見，不時並還探頭下面，東張西望，神情也極詭祕，似有難言之痛，不禁驚疑，剛要發問，鴉鴉也被驚醒，剛立起來，喊了一聲大娘娘，鳴婆忽似瘋了一般，回過身去，跪伏在鴉鴉身前，要鴉鴉用脚，踏他的頭，拉妻知道女兒，年幼天真，雖嫌大姨臭穢，但因對方，憐愛體貼，無微不至，無論在森林中，得到什麼好的食物，必要偷偷設法送來，并還將妖巫姊姊遺留下的東西，做成玩具，與他玩耍，因知自己夫妻，不喜歡他，都是抽空掩來，將鴉鴉引往無人之處，一同遊玩，百依百隨，從來不使女兒不快，想盡方法，討他歡喜，并將祖傳幾件凶毒的暗器，妖巫生前最爲珍祕，連對自己，都不肯洩漏的吹針毒刺鈎弩之類，去掉上面的毒，細心傳授，另外告以分辨各種藥草，以及服用之法，因此雙方情份甚深，爲了不願人知，并還約有暗號，平日一呼即去，連父母也禁止不住，最肯聽他的話，所說從不向人洩露，自己本不知道這老少二人情分深厚，還是丈夫死後，母女二人，抱頭痛哭，鴉鴉悲憤頭上，自說，將來長大，必要殺盡林中毒蟒，爲乃父報仇，漏了口風，方始問將出來，本來鳴婆，照例至多三四日，必要偷偷掩來附近，與鴉鴉獨自玩上一陣才去，不知怎的，由出事兩日起，差不多已有半月光陰，始終不見人來，連日鴉

鴉，還在盼望，說要前往尋他，因見女兒年幼，太不放心，再三勸阻，不令他去，當此深更半夜，人都睡熟的陰沉天氣，忽然偷偷掩來，他和丈夫是對頭，見面這等悲痛，已是可疑，末了對於一個小輩姪女，又使出原來本族中向仇敵伏罪的最重禮節，彷彿做了大對不起人的事一樣，他和二姊一樣，天性凶殘，因憤丈夫洩機，幫助老人除害，常時憤怒，曾對鴉鴉說，他如不是我妹子的丈夫，和你的阿爸，決不與之甘休，爲了愛你母女太深，他是你們親人，心雖恨他，還願他好，他做會長，我祇喜歡，并說，黃山都不是好人，要我留心等語，他雖粗蠢，也學有不少邪法，二姊那些凶器毒藥，有兩件最毒的，老公公始終不曾搜出，也無一人發現，他傳授鴉鴉的暗器，雖是仿製，此針無毒，但這兩樣東西，十分細小，尤其是那毒刺吹針，比漢人賣的針還細，如無毒藥精煉，就是學會，也無用處，分明這些凶毒之物，連那幾種毒藥，均在他的手內，也許爲了報仇，連以前當衆所發毒誓，都是假話，莫要毒蟒，是他暗中訓練，不知用什麼陰謀，將丈夫害死，此時見我母女，天良發現，自知鑄成大錯，方始愧悔痛哭，想我母女，饒恕他的罪惡，才有這等舉動，想到這裏，再一回憶丈夫死時慘狀，不禁怒火中燒，目眦欲裂，竟忘了病勢沉重，立由地上，縱將起來，怒吼得一聲，那是你做的麼，雙手一張，待要猛撲過去，與之拚命，嗚婆似早防到，連忙往旁縱開，低聲喝道，不是我做的

事，但我悔恨已極，請你聽完再說，鴉鴉也知嗚婆，不會害他父親，也由旁邊搶過，抱緊乃母雙腿，低聲哭喊，娘不要氣苦，大娘娘決不會害我阿爸的，話剛說完，嗚婆悔恨傷心太過，竟幾乎昏倒在地，拉妻聽出內有隱情，嗚婆至少必知此事，方才起得太猛，一撲不中，便成強弩之末，站立不穩，頭昏腿軟，坐倒地上，喘吁吁戟指哭喊道，你說你說，我丈夫是怎麼死的，嗚婆聽他，高聲哭喊，忙搖手低喝，好妹子，聲音放低一點，我今夜冒險來此，便爲尋你母女，商量報仇之事，如被對頭聽去，連你母女，也活不成了，拉妻看出對方神情，誠懇悲切，料有原因，便說，我這樹屋，離地最高，樹身也大，最近的人家，相隔也有二三十丈，祇此一處，住着兩個年老婦女，你不用這樣驚慌，有話快說，我心都急碎了，嗚婆仍不放心，又往下面，探頭張望，側耳細聽了兩次，方始哭數經過，並說，對頭在凶苗憂老麻，相助之下，人多勢盛，近又添了幾個死黨，如非我已向他立過毒誓，並有要挾之法，將他騙住，說好祇要彼此守約，便各不相犯，照樣也是難保，今夜之來，最犯大忌，知道命必不保，如今你在病中，萬非其敵，稍被看破，連鴉鴉也休想活命了，他們業已準備，等你病勢稍好，便來強姦，強迫做他次妻，不允定必暗害，他們詭計多端，你就病好，瞞着衆人，偷偷趕到花林塘，向老公告發，想要報仇，也是無用，一則，他方法做得巧妙，妹夫明被毒蟒殺死，他這惡賊，

反因冒險救你回來，得到衆人格外尊敬，誰也不知他已學會訓練毒蟒，和殺蟒之法，口說無憑，我如去做證人，休說衆人向來厭惡，平日面都不見，祇憑口舌，沒有實證，公審之時，他必說我忌恨以前殺妹之仇，乘機陷害，再由那十幾個新舊死黨，出頭作證，告他不倒，我爲仇敵所殺，原不足惜，你母女二人，早晚必爲這廝陰謀所害，轉不如暫時不說，你能嫁他，拚着一身，爲丈夫報仇，下手容易得多，如真不願，等病稍好，先不向人露出，人已痊癒，突然冷不防，乘着陰天黑夜，逃往花林塘，或是捱到老公公，到月兒湖來時，當衆請求，也不露出口風，祇說，母女二人，在此傷心，意欲遷往花林塘，與老公公，同住一地，平日不要單身走動，等鴉鴉長大，有了好幫手，我那毒刺吹針，也都得心應手，或明或暗，均可報仇，千萬不可急此一時，拉妻始而咬牙切齒，和鴉鴉一同靜聽，聽完也未回答，想了一陣，忽然慘笑道，大姊，我不怪你，但你雖未殺我丈夫，終是因你而死，先頗對你憤恨，後想仇敵，明知我丈夫，忠厚義氣，寬宏大量，不會要他爲奴，仍恐公論不容，和他的體面，百計千方，用盡陰謀毒計，便沒有你這條毒蟒，也必不免於禍，方始回過味來，如今別無話說，我人已力盡筋疲，病恐難好，就能活在世上，報仇也非容易，鴉鴉雖小，頗有志氣，望你格外憐愛，將你所能，盡量傳授，切不可使人知道，我還有些話，要和他說，天已不早，恐人看破，你快回去

吧，噶婆見狀，自更感動，強忍痛淚，咬牙切齒，舞着一雙又粗又大，烏黑的雙手，悄悄走去，拉妻見女兒，祇上來號哭了兩聲，以後便噙着一泡痛淚，面容悲憤，一言不發，同時覺着人已不支，忙將女兒，攬在懷中，教了許多復仇方法，母女二人，又哭數了半夜，到了次日，人便悲憤而死，由此鴉鴉，立志報仇，不久移居花林塘，因想乘機下手，父母遺留的毒藥，和各種兵器，早在暗中藏起，並未交出，後被老人發現，恐其年幼無知，發生危險，強索了去，鴉鴉無法，借着親熱服侍，常往老人屋中，看好藏處，準備隨時取用，一面結交了六個同伴，七人互相立誓，禍福同當，以作將來幫手，借着看望大姨，偷偷前往，把毒刺飛針，練得精熟，因噶婆恐其無知，弄巧成拙，或被別人發現，仍不肯交他帶回，雙珠一到，想起前事，激發報仇之念，自知人小力弱，大人不會疑心，這類毒劇，除妖巫外，休說是用，見都難得有人見到，決不會疑心是他，何況噶婆又說，妹子死後，更覺生趣毫無，老人之仇，又不能報，早準備犯誓自殺，禍福安危，已全不在心上，萬一有人看破，他便出頭承當，本來無妨，但不願噶婆，爲此送命，意欲殺人之後，隨了雙珠，一同上路，以免洩漏，否則，事情早已過去，如憑他和噶婆，口說仇人罪惡，沒有實證，又是本族酋長，一個激動衆怒，便難分辨，祇有照着乃母所說暗做方法最妥，不料這日，剛剛準備停當，將毒刺要來，藏在身邊，想等

義母，動身之後，中途設法折轉，殺了仇人，再行趕去，便不致生出別的枝節，那知真的毒刺吹針，剛得到手，忽然警覺前側兩面，均有人影，在黑暗中閃動，想起昨日黃山都，曾在暗中尾隨窺探，心中驚疑，知其不懷好意，先往一旁藏起，後見雙珠被擒，忙即尾隨下去，見人被藏在洞內，凶會雖然險惡強暴，一則，和山蘭餘情未斷，二則，這類凶殺自己人，殺的又是恩愛妻子，決非老人阿臚所許，便衆人也必不能容忍，苗婦再在一旁蠱惑，意欲激令決裂，決計先把山蘭說好，再行下手，因防知道地方，特將山蘭，搭往相隔半里多的小洞之中，將人救醒，與之商量，全被鴉鴉，偷聽了去，因得囑婆傳授，知道這類迷人藥草的解法，先乘對方爭吵之際，往來路飛跑，本意往尋老人告發，走出不遠，想起這一往返奔馳，道路甚遠，即便把人喊來，義母必已受害，自己立志報仇，好容易遇此機會，如何看見仇敵人多，胆小害怕，想到這裏，乃母死時，吞聲悲泣，咬牙切齒，和所說乃父被毒蟒咬殺，死時的慘狀，重又湧上心頭，越加激發平日復仇之念，急切間尋不到解藥，正打算取了泉水，將義母潑醒，隱在黑暗之中，等狗男女進來，每人射他一針，義母如在此時醒轉，一同逃走，自合心意，否則，一人拚他兩三個，報了親仇，也是值得，何況自己人小，容易掩藏，吹針毒刺，更極利害，中人必死，決不能跑出五十步外，就被仇敵看破，祇在對面以前，不被殺死，揚手張嘴，

便可成功，尤其吹針小管，細才一指，長僅一兩寸，製作精巧，含在嘴裏，看不出來，就被當時擒住，也斷無不中之理，主意打定，心胆立壯，方要回身，望見前面，皮燈閃動，離地不高，知是一個小人，試發一個暗號，竟是所交七友之一，同時看出同來的人，竟是阿成，越發歡喜，因要暗殺凶會，恐其洩機，祇教了一套話，令向老人稟告，打發回去，一面拉着阿成飛跑，告以前事，分頭下手，經過情形，和前文差不多，（事詳第七集），祇有許多話，連阿成也被蒙在鼓裏，鴉鴉連用毒針，殺死凶會苗婦之後，本來隨同去往洞中，看雙珠醒未，商計同逃之事，繼一想，凶會還有幾個死黨，內中憂老麻，最是凶狡，雖被凶會遣開，也許還要回來，此是元凶首惡之一，如何容他，活在世上，念頭一轉，便未現身與阿成相見，正往回路，窺探那四個死黨的蹤跡，忽見山蘭奔回，發現凶會黃山都，橫倒地上，先是哭喊喝問，隱聞凶會，也怒吼了一聲，相隔頗遠，又知山蘭，對夫情熱，並未死心，恐被看破，未敢上前，遙聽二人，哭吼語氣，凶會好似說了一句漢家女子，底下便無聲息，方想起噶婆所說，中毒的人，雖極苦痛，如其體力強健，所傷不是要害，沒有用力狂奔，還能掙扎盞茶光景，照此情勢，必被阿成，一拳打昏，剛剛醒轉，毒性發作，快要斷氣，恰巧山蘭，去而復轉，夫妻對面，祇怒吼了一聲，毒性業已大發，昏迷死去，忽見山蘭，由暗影中，如飛跑回，料知不妙，

忙即掩身跟將下去，果然跑出祇兩三里，還未跑到守望之地，便因急怒交加，傷心太過，一交絆倒，昏跌地上，明知此是禍害，想要給他一針，又覺不忍，略一尋思，山蘭已掙扎起立，取出牛角狂吹，發動警號，料知形勢險惡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猛覺身子，被人夾起，往旁閃去，先頗驚慌，想要反抗，發那毒刺，忽然聞到那人身上，帶有腥穢之氣，以前聞過，未等開口，對方似也防他出手，早將握有毒刺甩筒的右手，連筒捉住，同時，鴉鴉也是聞出那是噶婆身上的氣味，隱聞那人低喝，不可開口，便不再強，噶婆以前和巫妖，狼狽爲奸，那一帶地理極熟，接連幾轉，不消片刻，便由一片密佈叢莽的祕徑之中，側身穿入，到後一看，乃是毒龍岡後，一片危崖的下面，上面並有一片空隙，可透天光，夕陽雖快落山，斜日反照，看得逼真，鴉鴉等噶婆放下，剛看出他一張蓬頭散髮，猙獰醜怪的臉上，帶着一片慘笑，口裏連聲誇好，忽然啞的一聲，低頭一看，正是那塊死人骨所製的鎖鑰信符，落在地上，未等下手，已被噶婆搶去，仔細看完，喜得亂跳亂進，一面和鴉鴉，說那東西的權威，野人對他，如何信仰，失去多年，今日竟得回轉，手如拿有這塊刻有骷髏的人骨鎖鑰，便是所向無敵，誰也不敢與之相抗，鴉鴉聞言，雖頗高興，因這祖傳之寶，不應落在外人手中，噶婆的話，不曾說清，不知那是失去之物，非但想不起用他之法，反恐此與雙珠有害，又太關心雙珠，和阿成

的安危，並未將他帶走，等到趕往原地一看，阿成雙珠，均已不在，洞中沒有爭鬥痕跡，不知逃走也未，心想，山蘭已將野人引來，二人如往楠木林一面，非被追上不可，好在路熟腿快，不如去往回路探聽，萬一被擒，也好救他，正想用什方法解救，好在太仇已報，祇要放此二人，便是替死，也所心願，如其三人同死，白便宜憂老麻，却是不來，業已打好事完自首之念，正往前趕，忽遇阿成，得知山蘭自殺，雙珠已被擒去，心中悲憤已極，忙將阿成，引往隱僻之處藏起，重又回趕，一路掩掩藏藏，快到月兒湖，天早入夜，作賊心虛，還有一個極惡窮凶的仇人，不曾殺死，自己一見投緣，當他親娘看待的人，又被衆人，冤枉擒去，凶多吉少，勢難兼顧，正覺兩難，忽遇兩個同盟幼童，問出因他年小，在山蘭迷倒以前，人便走開，一直無人看見，誰也不會對他疑心，老人阿龐，因其曾隨二女出獵，此時未歸，還在懸念，忙向二童，又教了一套言語，令尋老人密告，并將另外幾個同盟小友喊來，用巧言激動，說雙珠是他義母，如何冤枉，以及凶會殺害父母之事，祇不令其向外傳揚，阿成隱藏之處，原離月兒湖不遠，幾次想要冒險拚命，往救雙珠，均被鴉鴉勸止，說此去平白送死，毫無用處，等我見完老公公回來，探明口風，再作計較，一面令那幾個同伴，送飲食兵器，去與阿成，令其等信，并說，佳節以前，不會殺人，無須憂急，自己偷偷掩往老人那裏，告知前事，本來還未

想到骷髏鎖鑰的用處，後和阿成，藏在場側大樹穴中，偷聽老人口氣，到了天明，又發現凶苗憂老麻的陰謀，方始着急，因阿成立志替死，爲了仇人，不曾死完，急於救出雙珠，祇得答應，當地風俗禁忌，已在昨夜告知，等到準備停當，快要起身，二人無意中，忽然談起人骨骷髏鎖鑰之事，鴉鴉問知這件祖傳至寶，雙珠一來，便藏在身上，並非當地所得，阿成由菜花峒起身時，因愛雙珠美貌，全神貫注在他一人身上，穿的衣服，又極單薄，曾經看出胸前，有一兩三寸大小的東西，掛在衣服裏面，凸起一塊，中途殺那大蟒，脫換血衣時節，曾見雙珠，代爲取下，又偷看到一眼，彷彿像個刻有骷髏的死人骨，當時覺着這類東西，乃蠻苗峒中巫師，用來行法的死人骨，越是生苗野儼，看得越重，心上人是個漢家女子，怎會把他，帶在身邊，還在奇怪，及聽鴉鴉詢問，這塊人骨鎖鑰，是否見過，問知野人祖傳之寶，忽然警覺，想起那日，夜宿森林，遇見大羣凶犀，被主人救起之事，爲了下面，犀羣太多，同在一株樹上，睡夢中聽他三人，低聲密談，說起此行用意，以及幾次打聽野人烈凡都之事，也許與此有關，便向鴉鴉打聽，可知烈凡都是誰，鴉鴉聞言大驚，說這三字，如何可以妄自出口，被人聽去，向你索討祖神信符，拿不出來，休想活命，隨將平日所聞，失寶訂約，花藍夷，逾期不來的大概，以及烈凡都乃祖神尊號，非有重大的事發生，不能妄喊，禁忌甚多，一一說出，

這時，二人如同往見老人，詳言經過，也可無事，偏是鴉鴉年幼，不知細底，更不知這件枯骨信符的用法，何況失而復得，對方千辛萬苦，專爲送寶而來，便闖多大亂子，也不妨事，一心復仇，東西又不在身上，聽完，祇代雙珠後悔，前兩日不曾明言來意，並未想到他可救人，仍照預定，由衆幼童，用藤兜掩護，將阿成送往台上，剛到不多一會，憂老麻便要挾老人，率衆發難，鴉鴉藏在一旁，方覺阿成，祇一出面，義母便可放下，誰知凶苗憂老麻，受了老人怒喝警告，老羞成怒，越衆行凶，被阿成一矛，釘死地上，看出羣情越發憤激，休說阿成，便自己上前自首，也是無用，萬分惶急之中，忽見一個，比他年長的盟友龍都，同了那幾個同盟兄弟姊妹，飛馳起來，見面一說，才知先和阿成說時，龍都因往花林，窺探動靜，沒有在旁，後來聽說前事，知道這是一個救星，上次衆人公會，還曾在旁，非但聽老人阿龐，親口說過，並且他的父親，便是隨同老人行禮的一個老祭師，對這一塊死人骨的威力用處，全都曉得，匆匆相見，問明東西不在身旁，鴉鴉急得無法，見仇人凶苗已死，業已準備自首之時，出了這大波折，急得脚跳，不顧多說，便同往尋鳴婆，因事危急，鳴婆所居雖近，地勢隱僻，人又古怪，向不許別的幼童，前往走動，獨自當先狂奔，由昨日起，不眠不休，力氣用得太過，又當心慌忙亂之際，去時已跌了兩交，忍痛爬起，正往前奔，總算運氣，迎頭遇見鳴婆，

嗚吁說明心意，囑婆本意是想仇人已死，祇剩憂老麻一個，和幾個不知情的同黨，最心愛的鴉鴉，不久必去，自己年老，平日受衆厭惡，活在那裏，也無趣味，再一想到兩個心愛妹子的仇恨，越發情急痛心，本意是想，帶了僅剩下的兩根毒刺，起來暗殺憂老麻，爲妹子報仇，省得鴉鴉孤身犯險，事成之後，再仗着這塊人骨鎖鑰脫難，不能辦到，便卽自殺，鴉鴉說得太急，不曾聽清，開頭不肯交還，後來鴉鴉，情急拚命，說親娘已死，難得來了一個好娘，他如被害，我決不想活命，說罷，便朝樹上撞去，雖經同伴搶救，不曾送命，人却急昏過去，囑婆本極愛他，已想答應，當時救醒，又聽說仇人已被阿成一矛刺死，不禁狂喜，非但將那人骨鎖鑰交還，并還告以用法，老少七人，除去拉拉，年紀太小，不曾跟來，另外幾個，均比拉拉年長，全都愛他，同在一起，知事緊急，一路往回飛馳，仗着走出不遠，轉眼便自趕回，出林時節，鴉鴉心急太甚，平日步法本快，又因囑婆一說，精神大振，不知日夜奔馳，傷徹疲勞之餘，一時興奮，沒有長性，一眼望見前面月台上，綁着雙珠，衆聲怒吼，形勢嚴重，知道老人阿龐，最愛他這義母，竟會把人，綁到月台上去，分明衆怒難犯，人已凶多吉少，越發心慌悲急，重又搶先，拚命向前狂奔，連縱帶跳，共祇三四個起落，本來脚底，已在發飄，傷處疼痛，一不留神，吃斷樹樁旁邊，露出地面的樹根，猛的一絆，去勢太急，竄出一丈

多遠，跌倒地上，一條小腿，被地上石塊，擦破了兩條裂口，鮮血直流，連痛帶急，兩眼發黑，幾乎暈死過去，幸而後面同伴趕到，將他救起，朝前飛馳，這才緩了一口氣，這夥幼童，最是身輕腿快，噶婆年老，竟追不上，又見情勢危急，心裏一慌，還未出林，又跌了一交重的，頭還撞在樹上，遙望鴉鴉跌倒，忙告另一幼童，急速搶先，將其抬起，由人叢中，一路喊將過去，自己也在兩個幼童，扶持之下，忍痛急趕，到了台上，瞥見鴉鴉腿上，鮮血淋漓，好生心痛，知其力已用盡，不耐多說，忙即搶先發話，說完前言，便朝老人，厲聲怒喝，我也自知我姊妹以前，爲惡該死，但我三妹，死得冤枉，幾次想要爲他二人報仇，均想不起個好主意，想不到我姪女鴉鴉，小小年紀，如此胆勇，將這仇人殺死，但是憂老麻爲阿成所殺，無法公審，失去對證，雖仗祖先神符之力，將他放下，是非真假，仍不能使人全信，何況這兩個仇人，還有幾個死黨，就因神命，不爲報仇，也必暗中懷恨，我原想用你們祖宗的靈骨，和你作對，如今業已想開，我這樣人，實不該留在世上，留在那裏，也是有害，不說殺妹之仇，你實是一個好人，我現聽鴉鴉平日之勸，業已打消復仇之念，不過，我已立誓在先，不能報仇，便須自殺，爲了證實這兩個惡人的罪惡，成全我姪女的孝心，並免那個忠勇無比的好男子，不受冤枉，照你族中規矩，拿這條命，來作證明吧，老人見他，形貌那樣醜穢，聲如狼

嗚，神情却極悲壯激昂，台上下那許多野人，全都聽他說話，絲毫聲息皆無，方覺此人居然悔過，并能揭發陰謀，保全兩個好人，證明惡人罪狀，是個有功的人，忽聽出了自殺之意，忙喝，事已明白，不消如此，那知噶婆，自知衆人厭惡，鴉鴉一走，更無生人樂趣，死志已決，還未說完，已先準備，手中握有一把，長才三寸的毒刀，旁人誰也不會看出，等到說完，一聲磔磔怪笑過處，手朝胸前一按，便不再動，也未倒地，人本醜怪，頭蓬得和亂茅草一般，又是瞋目怪笑，口中稀落落露出幾枚利齒，張而未閉，神情越發猖獗凶猛，看去直和惡鬼一樣，衆人先未看出他手有毒刀，尸首未倒，不知人已自殺，還是老人，見多識廣，見他一手揚起，作出仰天狂笑之勢，一手握拳，貼在胸前，手指縫中，似有一綫白光，映日生輝，知其手有凶器，同時，鴉鴉也在雙珠扶抱阻之下，掙撲上前，剛伸小手一拉，雙珠聞不慣那腥穢之氣，又不捨得放下這智勇雙全，美慧義烈的愛女，無意中撲着鴉鴉側臉往旁一閃，叭噠一聲，死尸跌翻在地，衆人才知人已斷氣，那毒刀非但奇毒，並且一經刺中，人便發麻，失去知覺，傷在要害，死得更快，端的猛烈無比，鴉鴉想起他平日的好處，不由傷心痛哭起來，雙珠知那傷毒甚重，強將鴉鴉抱起，再三勸說，不令近前，以防沾染，野人最尙胆勇義氣，噶婆雖是衆人平日厭恨的人，見此壯烈舉動，却是驚佩已極，又知這三個狗男女的罪惡，死得不

虧，對於鴉鴉，更是稱贊，認爲全族中從來未有的少年女勇士，先被囑婆語聲鎮住，全場肅靜，囑婆一死，對這男女老少四個英雄，敬佩到了極點，由不得同聲歡呼起來。

三 好事近，喜音來

老人看出羣情興奮，轉怒爲喜，非但不怪自己偏心，反到增加威信，也是喜極，仰望日色，恰巧當頂，忙用金角發令，分別去往星星泉沐浴，並派當年輪值的人，將這兩具死尸，迅速抬去火葬，打掃乾淨，準備黃昏月上，同渡佳節，角聲一止，衆人相繼歡呼散去，老人見鴉鴉，已經雙珠，取出傷藥，代爲敷好傷處，忽然聞到藥香甚熟，想起那日花林塘，開他包袱，祇知帶有許多藥粉藥膏，不曾細看，見其手法有異，心中一動，越發高興，忙喊好女兒，好孫孫，你們和阿成，太辛苦了，可到林內軟床上，歇上些時，稍爲養神，吃點酒肉，同渡佳節吧，雙珠等長幼二人，自然疲極，鴉鴉身土，又有好幾處傷痕，雖經雙珠，上了傷藥，也祇暫時止住痛苦流血，本定事完，爲他洗滌，重新包紮，早就不耐久候，祇爲台上野人，對他三人，歡呼熱烈，並用英雄勇士，好人義氣，種種稱贊的話，同聲歡囀，此是蠻族中最重要的禮節，必須接受，不能退走，還要忍着苦痛，揚手歡呼，與之應合，以示親熱，其實，阿成還好，雙珠早已支持

不住，手中還要抱着一個鴉鴉，一聽說走，想起因禍得福，無意之中，竟將所尋的老野人尋到，人又這等好法，滿心歡喜，剛剛應諾，待要轉身，猛覺左手，被人扶住，回看正是阿成，方想說是無須，忽然一腿抽筋，又酸又痛，幾乎不能舉步，回憶前事，知由昨日，被擒到此，站立時太多，連經驚險掙扎，一夜無眠，本就疲勞不堪，第三次被擒時，連台上婦女，均被激怒，用力最猛，綁得最緊，自己因見性命關頭，阿成危機一髮，心更冤苦悲憤，由不得生出一種強抗之力，拚命掙扎，比前兩次也更加激烈，及至絕處逢生，驚喜交集之際，眼見鴉鴉，小小年紀，爲他拚命，壯烈情景，周身都是傷痕，人已快要倒地，祇顧搶前扶抱，跟着，又受衆人歡呼尊敬，興奮頭上，全副心神，貫注台下，忘了末次掙扎劇烈，腿已扭筋，又被人打了幾下，祇知受了點傷，還不覺得，好容易捱到事完起身，這一轉步，才覺痛不可當，念頭一轉，便任阿成扶了，一同走下，那花林偏在崖側的坡上，那崖通體壁立，滿佈苔蘚，其碧如油，上下掛着好幾條大小瀑布，宛如七八條玉龍銀蛇，蜿蜒飛舞，奔騰急竄在那大片碧幕之上，共祇這一片兩三畝寬的淺坡，原是崖缺，經過老人阿龐，多少年來，經營佈置，種了許多花樹，種類甚多，一直通到崖後坡下，與後面大片花林相連，終年花開不斷，坡前不遠，便是月兒湖的灣角，上面搭一條獨木橋，湖中心那根撐天水柱，宛如一幢銀花寶蓋，挺立湖

上，玉雪紛飛，飄舞而下，水聲洪洪，加上那些無數的水點，打在湖面之上，丁丁東東，響起一片繁音，直是大呂黃鐘，鈞天廣樂，簫韶競奏，雜以笙簧，宏細相間，合成一種自然的音樂，美妙無與倫比，老人所居木屋，專爲祭神時，暫居之用，由佳節前數日，臨時建成，雖然簡單樸素，祇有一座木台，上面用樹幹花草，搭蓋成一所小屋，大祇方丈，僅容一二人居住，但是風景奇麗，從來少見，台前并有一片空地，每株太花樹下，均有野人，用生麻藤經結成的軟床，和幼童搖籃一樣，懸在那裏，雙珠回顧大羣野人，除十幾個男女幼童外，並無一人跟來，問知人已繞往坡後，星星泉中沐浴，溫泉雖不算小，爲了當地人多，分班入浴，要兩三個時辰，日色偏西，方得洗完，自覺傷痛難忍，鴉鴉更是面容慘白，假在自己懷中，抱緊頭頸，不時低聲嬌呼好娘娘，親熱已極，越看越愛，也不住親他額角，因不願示弱，已然強忍苦痛，往前走，好容易一步一步，捱到木台前，想隨老人，走往台上，不知怎的，腿又扭了一下，當時奇痛難忍，不禁噁了一聲，幾乎站立不穩，幸而阿成，在旁扶持，人已痛得面上變色，急汗交流，老人聞聲回顧，看出雙珠，苦痛狼狽之狀，鴉鴉也是警覺，連聲急呼，說好娘人太疲倦，昨夜想已受傷，老公公快幫他一幫，忙即立定，先想叫阿成，抱將上去，雙珠想起前情，自不願意，連說無須，我在下面歇息，也是一樣，老人以爲漢家女子怕羞，不

願當人受丈夫憐愛摟抱，忙令阿成，接過鴉鴉，笑問雙珠，下面沒有坐處，本定去往台上，吃點酒肉，隨你心意，在我屋中，或是花林軟床之上，睡他一覺，看你神氣，受傷想必不輕，人也過於疲勞，我是你的義父，如不嫌棄，由我捧你到軟床上去可好，雙珠連聲謝諾，老人大喜，雙珠對這忠厚慈祥，樸實勇敢，而又聰明機智的老人，早在無形中，生出一種親熱尊敬之感，便由他用雙手，輕輕兜着肩背雙腿，捧向軟床之上放下，阿成自然關心雙珠傷勢，因鴉鴉對這義母，十分依戀，定要同臥，不願分開，好在野人所製軟兜懸床，又長又大，堅韌而有彈性，上面鋪着極厚的獸皮，和草蓆之類，睡在上面，十分舒服，便將鴉鴉，放在雙珠床上，與之並臥，老人知道阿成，也是連受驚險，一夜無眠，見相隔六七尺，還有一張軟床，與之斜對，便令臥在上面，養息些時，等自己取來傷藥，洗滌包紮之後，再起飲食，阿成終不放心，先用蠻禮，向老人拜謝好意，並說，我主人乃符老太公的孫女，醫道極好，他父親符南洲，本領更高，由伊拉瓦底江，直到邁立開江那面，所有各峒蠻苗夷僮，受他好處的人甚多，我這位主人，身邊便有傷藥，不過我不知道用法，祇要向他問明，不消一日，便可痊癒，來時，曾在我們峒中試過，醫了不少的人，都是如此等語，說時，老人正代雙珠，將包袱兵刃取下，又將鴉鴉所剩毒刺吹針要去，以防轉側之間，受了誤傷，聞言想起前事，覺着阿成，明

是愛極雙珠，無論一言一動，均有至情流露，如何喊他主人，可是雙珠，並無種族之見，真個當他奴隸，阿成未說真名以前，曾有受過救命之恩的話，我一直當他二人情侶；雙珠並未否認，是何原故，如其雙方，都有意思，求愛未成，像這樣的好男好女，理應助其成功，這時，最好連自己的心事，也先不去說破，等他們精神回復，然後背人細問，如其所料不差，豈非一件快活事情，還有花藍家峒會，是我恩人，當初曾經約有隱語，言明彼此有事，均須出力扶助，雙珠尚有許多話，因見人多，沒有明言，也要向他探詢，不必忙此一時，想到這裏，側顧阿成，正向雙珠，恭身請問，主人藥在何處，如何用法，滿面都是憂喜之容，及聽雙珠，所說藥名，內有兩種，竟和自己所有一樣，阿成又在忙取水瓢，笑說，他們傷處，我已看過，你主人祇是扭了點筋，左腳紅腫，又由昨日被擒，立到現在，所以痛苦不堪，餘者均是浮傷，并不妨事，你說那兩種傷藥，我這裏甚多，也是昔年一位老恩公所留，雖是仿製，因這裏藥草，力大性長，祇比以前，更有靈效，酒水棉布，也都現成，當時便可取來，另一樣藥，專為鴉鴉流血太多之用，你去取來，前說兩樣，由我命人往取，代為醫治，好女兒的藥，也許更靈，你們還要走上不少險路，莫要糟塌，留在途中應急吧，雙珠早就聽說，老人受過漢人救命之恩，並藏有大量靈藥，凡是蠻荒森林中特有的傷毒重病，差不多全都能醫，幾次想問，

均因星月佳節，相見時少，自己又防惹事，不肯到月兒湖來，未得機會，照他所說，這兩樣傷藥，全是祖父父親，精製靈藥，他如何會知道，藥名用法，一點不差，並還是漢音，雖說近數十年來，這種藥方，逢人徧告，到處贈送，遇到夷苗蠻僮求醫，住得稍遠的，恐其弄錯，傳方之外，並將藥草原樣，以及製法功效，如何使用，對方叫什名字，俱都一一指明，細心指教，不厭煩瑣，來人如其粗蠢，還要留在小江樓，隨時觀看，學會之後，令其親手配製，父親在旁監督，往往鬧到深夜才能，一次沒有學會，下次來了再學，外面當然傳佈開去，但聽山蘭說，老人少說也有四五十年，不曾出山，并且野人不與世通，怎會這樣清楚，老人又說，此是昔年一位老恩人所賜，莫非所說恩人，便是祖父不成，事情如其巧合，看他這樣感恩圖報，性又那麼忠實勇猛，在野人中，具有極大威信，求他相助，必更容易，心正高興，老人話未說完，鴉鴉幾個結義的小盟友，連拉拉也在其內，一直守候在旁，早已分途，往月兒湖對面，飛馳而去，回得極快，藥和酒水，全都取到，阿成忙用木瓢，取了清水，照雙珠所說，爲他洗滌傷處，雙珠本想先醫鴉鴉，同時想起，方才危急關頭，阿成跪地親腳，抱緊雙腿，以及追隨扶持，全副心神，貫注在自己身上的情景，心又一動，方喊，阿成，你怎不知輕重，鴉鴉人小，傷處比我利害，快些醫他，不要管我，鴉鴉本來偎在雙珠懷中，心裏說不出的

喜歡，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秀目，不時看完雙珠，又看阿成，想起大功告成，受人尊敬，還得了一個好親娘，不久便與同行，省得一年到頭，悶在這黑暗的森林裏面，看見父母遺跡，悲傷難過，正說不出的得意洋洋，聞言忙道，這藥真靈，我已不痛，我要阿成叔叔，先代我好娘娘洗腳醫傷呢，阿成心雖願意，但對雙珠，一心恭順，尊若天神，見說時面無笑容，本意恐其不快，再一回憶，拚死替主，危急關頭，情不自禁的情形，越發面紅心跳，那裏還敢下手，雙珠見他，本是萬分至誠，因聽自己一說，立時縮退，面脹通紅，彷彿又想下手，又不敢違抗的神情，忍不住嫣然微笑，未及開口，老人已先說道，你先去醫治鴉鴉，我醫好你主人，再來上藥吧，阿成見雙珠，面有笑容，心才稍放，祇是關切太甚，意欲早使止痛痊癒，本無他念，又覺老人，年長能醫，不像自己是個外行，有他親自下手，要強得多，忙即連聲應諾，分頭行事，代將傷處污血洗淨，用棉布蘸乾，再由老人，分別敷上傷藥，連雙珠脚筋，也被揉轉復原，轉眼痛止涼生，暫時覺着舒服已極，雙珠一聞藥香，便知祖傳藥方，所製靈藥，森林中的藥料，祇有更好，見阿成還守在旁邊，笑說，蒙你兩次救我性命，實在感激，你太辛苦，還不早點安息，養好精神起身，我還有話要說呢，阿成諾諾連聲，因恐雙珠，嫌他粗野，特意去柱後面相隔較遠，並有花樹遮掩的軟床之上臥倒，老人問知道長幼三人，全都不餓，均要

起身再吃，也就不再勉強，那十幾個幼童，因要隨同沐浴，也都相繼散去，祇老人業在清早浴過，同了四個輪值的男女幼童，走往木台小屋之內，準備夜來祭神之事不提，雙珠兒旁邊，還有一個小野人，堅持不去，問知鴉鴉所交結義盟友之一，年紀最長，已十五歲，名叫龍都，這次出力最多，便朝他謝了兩句，勸令臥在對面軟榻之上，傷痛之後，臥處舒服，不由神倦欲眠，和鴉鴉談不兩句，便自睡熟，醒來，覺着左腿腫脹，不能灣轉，鴉鴉業已不在身邊，先頗驚奇，低頭查看，才知末次被困時，因為掙得太猛，吃套索的藤，將腿上皮肉，擦破一條小口，那藤大概有毒，老人敷藥時，祇當扭了筋骨，揉好之後，將藥敷上，不曾留意，爲了疲勞太甚，一覺睡醒，天已入夜，傷毒也是發作，且喜自己會醫，不是外行，忙坐起一看，人已走光，耳聽前面，笙歌歡呼之聲，宛如潮湧，此起彼伏，熱鬧已極，腿雖腫脹微麻，因先敷有傷藥，並不甚痛，精神業已回復，又有一身極好武功，自然不在心上，忙即坐起，覺着腹飢，正將旁邊包袱打開，取出刀鉗藥物，待將毒血放掉，擦上藥膏，再取泉水，稍爲梳洗，去往場上，看野人過節熱鬧，好在十九以前，多麼重要的事，野人除有強敵上門，照例也不會出去走動，率性候到過了十九，再向老人，說明來意，忽然發現毒氣甚重，不是先敷傷藥，也有消毒之功，減少許多危害，差一點沒被竄入筋骨裏去，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照此情勢，在

這兩三日內，非但不能用力過猛，最好靜養，路都不走，才好得快，否則，還要討厭，深悔先前，人太疲倦，以爲老人，是個內行，又太自恃本領，覺着傷處，無什重要，祇是疲勞太甚，扭了點筋，業已揉好上藥，便不妨事，不會親自細看，沒想到野人所用套索，也會有毒，再不便是末次被擒時節，掙扎太猛，那些女野人，又在怒火頭上，知道老人袒護，下手暗算，用那有毒的藤鞭，抽了一下，當時也會覺着異樣，因當生死關頭，沒有在意，跟着，轉危爲安，興奮太甚，就此忽略過去，想到這裏，方覺套索不應有毒，二次細心查看，果然腫處，有幾個細如毫髮的黑點，忙用銀針一挑，果是毒藤上面的刺毛，才知擦破之處的傷痕，適逢其會，混在一起，并不相干，乃是末了被蠻婦，暗中抽了兩鞭的傷毒，剛剛仔細用銀針，將毒刺全數挑出，放去污血，覺着腿上，舒服了些，待取山泉，洗滌上藥，加以包紮，猛覺燈光照處，側面地上，現出一條人影，抬頭一看，正是阿成，捧了水瓢，立在旁邊，相隔約有兩丈，目光正對自己，雙珠對他，本極感念，先還以爲他和鴉鴉，去往湖前看熱鬧，不料遠遠守在一旁，因見自己，醫傷上藥，忙去取了水來，在旁等候，由不得心生感激，脫口喊了一聲阿成，人便應聲而至，到了面前，見雙珠腿上，紫血淋漓，驚呼道，主人腿中毒了，可要我將毒呼去，雙珠笑說，無妨，不消如此，再重一點的毒，我也能治，可惜先不知道，就誤了些時

候，今夜他們過節，恐怕不能前去了，你怎不去隨同過節，守在這裏作什，阿成本將水瓢捧起，跪向床前，雙珠瞋了他一眼，接口笑說，我不喜人恭敬，快些起來，說完，一面伸手，將水接過，放在軟床之上，邊說邊談，阿成起身笑說，方才老公公，見主人睡得甚香，不令驚動，他說，最熱鬧是在月上中天之後起始，此時尚早，主人又是外來貴客，并非本族中人，儘可隨意，睡得這樣香甜，可知勞倦太甚，暫時不要驚動，睡醒之後，照他心意，不可勉強，本來想留兩人，在此照應，我知今夜，全體野人，連那四外防守外敵的，都要輪流到場，鴉鴉身還有傷，也非去不可，再三向他推謝，方始答應，由我一人，在此守候服侍，他把鴉鴉抱去不久，又命人送來許多酒肉，和乾鮮果子，我守在旁邊，等了兩個時辰，見主人睡得十分安穩，因腿上蓋有薄被，不會揭看，連鴉鴉中間抽空趕回兩次，均不知傷處有毒，腫脹這高，主人將傷醫好，可要吃點東西麼，雙珠問出阿成，因自己不曾飲食，他也未用，便怪他道，你怎如此心實，那多東西，少留一點，我也吃不完，聽鴉鴉說，你還是我被擒之後，經他苦勸，天明前吃過一頓，今日水米不打牙，你我連共患難，情義深厚，應和兄妹一樣，何必這等拘束，快些取來，你先飲食，我還有點事，須往那旁走動，你却不許跟來，等我洗漱完畢，再回來吃，不要等我，這主奴二字，也須去掉，從今以後，你我算是結義兄妹，再要喊我主

人，我就不理你了，阿成聞言心生惶恐，也不知是驚是喜，但對雙珠，一意服從，恨不能把這人，頂在頭上，含在嘴裏，心裏不肯違抗，當時雖是諾諾連聲，說一句，應一句，自己却覺不配，面上神情，却是窘極，雙珠見他，對於自己，又是忠心，又是義氣，樣樣死心塌地，百依百隨，不禁嫣然一笑，起身下床，一腿腫脹，行動當然不便，阿成忙用手扶，雙珠也不拒絕，走出一段，忽然停步，笑說，你該回去吃東西了，我事完就來，不要等候，阿成頗知漢人風俗，強笑說道，主人保重，走輕一點，隨將腰間短矛拔下，遞將過去，轉身退走，雙珠見他，真個忠實至誠，頭也未回，一直走回原處，暗忖，此人對我，怎的如此敬愛，忽覺臉上，有點發熱，念頭微轉，便自回身，用那短矛支地，往花林深處走去，有了手杖，果然輕便得多，事完回來，中途故意由側面樹後，繞向小溪旁邊洗漱，暗中偷看，阿成已將酒食果子，擺向一個大樹樁上，還取了一塊山石，放在旁邊，把軟床上的皮褥，取了幾張，上下舖好，人却立在一旁，似想心事神情，後來似因等時太久，心中懸念，連朝方才去路觀望，幾次想要起身尋去，走不幾步，重又退回，彷彿想往尋找，又恐怪他神氣，心中好笑，衣包本來帶在身邊，梳洗完畢，又將帶去的衣服，換上一件，然後拿了包袱，仗着一身輕功，顛着一隻脚，手持短矛，點地而行，輕悄悄回到原處，耳聽阿成，自言自語，雙手向天，做出禱告之意，心

想，聽他背後說些什麼，忙即掩身樹後，靜心一聽，越發感動，原來阿成，對於雙珠，雖是愛極，但是自慚形穢，雙方年紀，又差了十來歲，認定不配，此時正在向天禱告，表明心事，大意是說，我真愛極主人，當他性命一樣，但我知道不配做他丈夫，就他願意，我也不敢，他真待我太好了，像我這樣粗野醜陋的人，竟要我和他，兄妹相稱，如何承當得起，我別的不想，祇望他老像現在這樣待我，容我跟隨一世，永不離開，將來回到漢城，不要變心，照他漢家人，男女不常見面的規矩，逼我回去，就快活極了，我真後悔，今早野人快要殺我以前，我因愛他太甚，緊拖他的腿腳，親熱不放，先還恐他動怒，想似見我快死的人，非但沒有生氣，反到對我安慰，面有笑容，彼時我真快活已極，後來遇救得生，來到這裏，見他傷毒甚重，想要爲他洗腳，他到彷彿生氣神情，此時想起，還在憂疑，恐其不快，所以後來，守在一旁，他人未醒以前，我都不敢走過，醒後總算對我還是那麼好法，才放了心，主人啊，我是你終身的奴，我雖愛你，勝過我的性命，但我決不敢絲毫做你不快的事，我常聽喇主夫婦閒談，深知你們漢家婦女的風俗禮節，除却真在患難之中，非我保護不可，或是你身有傷痛，不能行動，必須用人扶抱，那是無法，從今以後，我決不敢碰你一下，像今早那樣親熱，有過一次，我已心滿意足，死也甘心，便受那場驚險，也是萬分值得的事，決不會再想第二次了，請你

放心吧，說到這裏，人又向前張望，走了幾步，似恐自己嫌他跟蹤，生出誤會，嘆了一口氣，帶着滿臉盼望之容，低着個頭，重又回轉，雙珠立在樹後，早已感動，心中好笑，此人真個癡得可憐，且看他以後，是何光景，少女心情，雖無嫁人之意，不知怎的，生出一種微妙之感，竟將昔年和雙玉一起時的童心勾動，看准對方來路，正打算冷不防，由樹後閃將出去，嚇他一跳，忽聽身後，鴉鴉笑呼，阿成叔叔，你看是誰，一個人自言自語，搗的什麼鬼呢，雙珠聞言，猛想起自己，是個未嫁人的少女，對方是個男子，對我如此顛倒，口氣這等癡法，和他莊容相對，尙難免於生心，情不自禁，如何還要故意戲弄引逗，老人阿龐，和衆野人，自來都當我是他的情人愛侶，我也忘了分辨，鴉鴉偷偷掩來，必也有點疑心，睡前還曾想起，此時怎倒忘却，心方後悔，想要縮退，已是無及，恰巧鴉鴉，顛着痛脚，跳跳鑽鑽，笑嘻嘻由左近樹後，現身趕來，忙即乘機一把抱住，剛喊得一聲乖女兒，阿成正在低頭回走，心中想事，聞聲驚視，瞥見心上最敬愛的主人，業已立在方才坐處不遠的花樹之下，燈火光中，吃滿樹繁花一映，又經過一次梳洗，比起方才酣睡初起，雲鬢蓬鬆，縞衣不整，玉顏紅暈情景，分外顯得美如天仙，艷光照人，心方驚喜，鴉鴉已顛縱過來，雙珠也回過身去，忙即搶上幾步，因恐背後之言，被其聽去，心還懷着鬼胎，後見母女二人，摟抱親熱，對他並無絲毫怒意，

心又羨慕起來，方覺我和鴉鴉對換，那是多麼快活，雙珠忽然回顧，嫣然笑問，你怎不吃，偏要等我作什，阿成原頗聰明，見他似嗔似喜，雖然有點埋怨，實是好意，心才放定，忙答，阿成不餓，想等主人鴉鴉回來同吃，熱鬧一點，再說主人不吃，我先吃，心也不安，下次聽話，不這樣了，鴉鴉接口笑道，你說鬼話呢，明知我在前面過節，許多叔叔伯伯，婆婆孀孀，哥哥姊姊們，都喜歡我，老公公更把我抱來抱去，又誇又說，愛到極點，說得我都不好意思，好容易捱到完場，他們開始跳月，我見離半夜最後一次行禮謝神，還有不少時候，再三推說脚痛，被人抱着不舒服，要回來養息一會，才得回來，龍都因他自己，不能前來，我又快隨好娘娘起身，不知何年相見，還不高興，說我沒有良心，怎會沒有吃的，明是等好娘娘，偏要把我拉上，這大一個人說謊，多麼羞呢，阿成方說，我真是想你，我太感激你了，忽聽樹後，又有一幼童接口道，你回到這裏來，這樣高興，脚也不痛了，還說阿成叔叔說謊呢，鴉鴉回顧，見是龍都，賭氣答道，你不說不理我了麼，不去學他們的樣，在場中歌舞快活，來此作什，我脚不痛，偏說說話，也沒有良心，你管我呢，龍都聽他埋怨，一點不急，反說好話，陪笑答道，好鴉鴉，我不過說了一句錯話，你已罵了我好幾句，何必還要生氣，沒有你作對子，和他們一起歌舞，有什麼意思呢，鴉鴉方始轉了笑容，問道，叫你不來，你偏要來，既來，

便須陪我好娘娘，和我同玩，不許走呢，寵都笑答，我娘說我，年已十五，快成大人，去年業已加入歌舞羣裏，今年更要學那跳月的禮節，我怎麼說，先不讓走開，後來我說，由昨日起，我們七個弟兄姊妹，爲了搜尋真凶手，幫助好人，查探惡人鬼計，共祇午後，睡了不多一會，便因尋你，跑來此地，一直未睡，如今有些疲倦，想來這裏，歇上一會，娘說，今夜照例不是真有病痛，不能支持，便須快樂一夜，非到明日中午不睡，否則，便於本身不利，率性頭一次請神上祭時，不出場也罷，既已出場，至少也應等神送走，大家跳月之後，還要小人，才可離開，還是不肯讓我走開，我和娘正在爭論，老公公忽然走來，笑說，今夜祇是不睡，送神時節，來此行禮，便可有福，并不一定非在場上不可，何況花林本是祖傳，當初居住之地，能夠來此，代我接待那兩位好客，於我祇有好處，并且寵都，是尋鴉鴉同玩，你叫他睡，他也不肯，不必認真，他這一日夜，的確勞苦，又有功勞，說娘不應管我，我也不該說謊，借口睡覺來此，說完，又說娘有福氣，養我這樣好兒子，我娘自然最聽老公公的話，才許尋來，你不走，我如何會離開，來時，老公公命我帶話，說你方才歸報，阿成叔叔，至今不曾安眠，他已累了兩日一夜，你好娘娘腿上傷毒未癒，正在自家醫治，行走不便，我們過節，雖極熱鬧，漢家人也許不慣，沒有什麼趣味，初來那日跳月，好娘娘推說身上傷痛，不肯同

跳，他已看出幾分，日裏忘了星月佳節，是場上的人，不論主客，後半夜謝神後，便要歌舞飲酒，一同歡樂，各尋伴侶，跳到通宵，好姑娘是漢家女子，就未受傷，恐也不願，他如不肯前來，阿成叔叔，自然守在這裏，不會獨自上場，命我請問，你們兩人去了，自然極好，如其不願，或是傷痛難忍，無須勉強，好在身有傷痛，由昨日起，連受驚險勞苦，人都知道，就有什事商議，不到二十早上，說了也無用處，率性過節之後，老公公還有許多話要問，雙方說明心意，再作打算，祇要好姑娘開口，定必照辦，我看好姑娘，連走路都要費事，如何能夠歌舞跳月，如其不願前去，這裏燈火甚亮，月光又好，吃的東西，和前面差不多，我二人率性就在這裏，陪好姑娘和阿成叔叔同玩，要什東西，我去取來，省得我好鴉鴉，顛着脚走，又不要人扶抱，看了心疼，到後半夜，送神時節，我再揶你前去，行完了禮，再同回來，我已得到老公公允許，和你一樣，睡否隨便，你如想睡，我便陪你同睡，你看可好，雙珠知道蠻苗早熟，鴉鴉貌相美秀，靈慧可愛，那小蠻人龍都，年已十五六歲，蠻族中最尊敬有胆勇義氣的人，雙方本是從小一起生長的同盟骨肉之交，經過昨夜今早，一場患難，情分越深，照龍都的神情口氣，分明這一雙小男女，業已生出情愛，心方暗笑，猛一抬頭，瞥見阿成，正看自己，不禁面上一紅，假裝不知，邊吃邊向龍都說，老公公真體惜人，我本心實想觀禮，看你們過

節熱鬧，無奈傷痛未癒，行動不便，能夠不去，再好沒有，少時，請代我向衆人和老公稱謝，鴉鴉是我的好女兒，你們如此情厚，他不久便要同我起身，你捨得麼，龍都想了一想，欲言又止，鴉鴉冷笑道，好姑娘，他才捨得呢，龍都急得臉脹通紅道，你那知道我的心，自從天明前，聽你和我說那真話，說你起初打算自首，因你暗殺了兩人，連打死了一個，除那不要臉的醜苗婆外，你那仇人夫妻，都是這裏衆人平日敬愛的人，按照本族規矩，如尋不到當初害你父母的實證，你年紀小，說的話一不相信，便要抵命，那時我真急得要死，後來受老麻被殺，得知你在無意之中，到得祖神所留人骨鎖鑰，非但你可無事，連好姑娘，和阿成叔叔，均可保全，我正歡喜得要發瘋，你偏說是，事完便跟好姑娘起身，誰也攔你不住，前兩日所說，并非說笑，好姑娘老公公已全答應，當時我難過極了，越想越捨不得你，因事緊急，你又拚命狂奔，救人要緊，無暇多說，後來跟到此地，見你和好姑娘，身上傷痛，剛敷好藥要睡，我不忍心麻煩你，祇得回去，一直都在盤算此事，也未睡過，沐浴之後，勉強捱了些時，直忍不住，趕來看望，心想，萬一你真不要我我去，多看上一會，也是好的，不料你竟和我一樣，並未闔眼，我想你多睡一會，隱在一旁偷看，沒有出來，不知怎的，被你警覺，等我搖手勸阻，你已經輕縱將下來，我問你平日和我那好，我們家鄉，均在此地，爲何這樣狠心，將我丟

下，說走就走，你說，平日心事，第一是報父母之仇，第二是想照你親娘所說，去到外面，見識見識，然後回來，把我們月兒湖，花林塘，做得和外面一樣，大家耕田種菜，使全族中人，都有好房子住，都有好衣服穿，和有好東西用，成爲一個本族中的女英雄，學老公公，受全族中人的敬愛，永遠無人說他一句不好，第三才是和我好，所以非走不可，并非對我太薄，實在是見森林黑暗，毒蟲猛獸太多，一有野燒地震，便和那些未搬來的祖先一樣，把人死光，不學老公公那樣，時時刻刻都在想法改變，就是暫時能夠活將下去，一旦發生災變，全數滅亡，何等痛心，我娘在日曾說，大的地震，難得遇到，并且可惡我們祖先多少年來的經驗，事前尋出的舊火口，和受震動的地方，設法避開，最討厭還是大羣毒蛇猛獸，和那不知多少萬萬的毒蟲，日夜都要命人，四外守望，稍爲疏忽，就成大害，想起來，都是樹林太多，空地太少的原故，不知多少年來，人祇能住在樹上，時常都不放心，這還是老公公法子想得好，如在以前數十年，我們每日都要提心吊胆，人命更不希奇，隨便死上幾個，那是常事，鬧得人力越少，常時失羣，非但天災和毒蛇猛獸，不能防禦，便是外族中的侵害，也因人少，無力與抗，西邊那幾處部落，便因人少力弱，不知合羣，衰弱下來，如能有人，去到外面，把漢家人耕種建造，以及他們做工的器具，和使用的方法，學會回來，在森林中，開出大片田地，年年

增加，我們的人，少了災害，自然越來越多，地方越大，也越強盛富足，我們不欺人，也不受人欺侮，自己好了，再把別的種族，連在一起，大家來過安樂日子，不要爭鬥偷搶，以強欺弱，誰要無故強奪，明搶暗偷，我們便聯合起來打他，人們無論走在那裏，都是快樂自在，豈不是好，我早聽在心裏，因我們的人，不許出山，人小力弱，不認得路，每日祇是夢想，如何能夠做到，好容易得了一個好姑娘，真和親娘一樣待我，人又那樣叫我看，我看了喜歡，那裏還有這樣好的機會，爲此決計跟他同行，學了本事，再回轉來，你說我丟你，沒有良心，這句話，實在無理，老公公常說，爲了衆人的事，把命送掉，也是體面，何況還有許多好處，早晚定可帶將回來呢，你是我心愛的哥哥，當然一樣快活受用，算起來也在其內，何曾將你丟下，并且我的心願達到，立時回來，和你一起，以後由黑森林，到外面這條路，也經我們，用人力設法打通，不必冒着奇險，在那暗如深夜的黑森林中，亂鑽亂竄，隨便可以自在來往，我們人多，又是一條心，也決不怕外人欺侮，這是多好的事呢，你雖年青，也是男子，一點不往遠處打算，祇想留我在此同玩，再過一兩年，成爲夫妻，更是快活，就這樣活一輩子，有什麼意思呢，真要愛我，有志氣，便跟我走，等等說法，我當時受了感動，決計先探老公公的口氣，他如答應，娘便攔我不住，阿伯更無話說，如其不肯，等你們起身時節，我便偷偷跟去，反正

要我的命，也跟你去，辦這一件大事，決不回頭，祇恐好娘娘，不願意帶我同走，却是難題，爲此放心不下，一面又覺你平日說的許多好話，也有假的，我們這樣好法，我早已說過，無論何事，祇你開口，我必去做，有人欺你，也必與之拚命，你報仇之事，始終還是一字不提，我一直聽你支使，一直蒙在鼓裏，什麼都不曉得，直到昨日後半夜，天明以前，才知真相，心想，我這樣愛你，你却把我，當作外人，實在難過，這才故意引逗，說了兩句氣話，你便認真，不再理我，連扶也不要我扶，一個人跑來，你說多氣人呢，鴉鴉聞言，越發露出感動得意之色，拉着龍都的手，笑說，我早看出你真對我好，那還不是故意氣你，逗着玩的，雙珠見這兩個幼童，兩小無猜，野人又極情真，互相拉手說笑，天真熱愛，親密情景，正越看越有趣，想要開口，忽見六七個男女幼童，除鴉鴉結義盟友外，還有幾個快成年的少年，飛馳跑來，老遠歡呼，人聲雜亂，笑語喧嘩，還未聽出說些什麼，龍都已先迎上前去，方疑老人阿麗，知道自己睡醒，命其來喚，忽聽鴉鴉，緊抓自己雙手，喜叫道，好娘還有幾個同伴，也尋來了，雙珠聞言大喜，來人也是走近，立在身前，七張八嘴，說之不已，阿成業已聽出所說何事，也是喜極，連說，這太好了。

四 珠聯璧合苦盡甘來

雙珠忙將衆人止住，祇由一個年長的，和龍都二人回答，一問經過，才知雙玉，路清，業已尋到，當地震山崩，火山爆發，還未遇救以前，也是受盡驚險，九死一生，總算二人，機警耐苦，於萬分凶險，疲勞飢渴之中，衝破種種難關，居然尋到當地，並且比雙珠阿成，還要高明，剛一脫險，便照直尋來，非但野人的來歷風俗習慣，以及烈凡都隱語信號，各種禁忌，俱都得知，後半段簡直如履康莊，絲毫不曾受到阻礙，來得更快，因當日星月佳節，野人內裏，祇管狂歡，對外却是戒備森嚴，無論是那一面，均有族中勇士，輪流守望戒備，互相呼應，如臨大敵，路清夫婦，又算准星月佳節的半夜裏趕到，以便早和雙珠相見，事前均有預計，手中雖未持有人骨信符，骷髏鎖鑰，另外却有幾句重要的話，和一件重要的東西，行近來路守望之處看明道旁標記，便照野人規矩，預先立定，由同來的人，用苗語大聲呼喝，說明來意，事情也是真巧，如在昨夜裏趕到，雙珠正當患難之中，就算來人，本領高強，明白野人禁忌，能夠分說，甚而連雙珠，也可救出險境，衆怒之下，不容分辯，已先動手，野人人數既多，身輕力大，耳目靈警，仗着地理，羣起拚命，事情仍是難料，這時，雙珠連阿成鴉鴉，都成了衆人

心目中的英雄，和本族裏的貴客，防守的人，一聽說是雙珠之妹，再聽同來的人，那樣說法，立由樹上縱下，歡呼禮拜，一面命人，飛馳通報，路清夫婦，知道野人規矩，聽說妹妹在此，受人優禮款待，連阿成都成了上賓，雖是意料中事，到底喜慰，也不急此一時，便照蠻俗，守在當地，等到老人阿龐，傳來號令，以禮來接，再行起身，一面聽那通事轉告，雙珠，阿成，幾次遇救，脫險經過，老人阿龐，本來愛極雙珠，又因人骨鎖鑰，失而復得，雙珠爲了此事，受盡驚險，傷還未癒，阿成又將族中兩個隱患除去，立此大功，雙珠來意，不及細談，以爲佳節一過，就要起身，受了人家幫助，無以爲報，一個又是最心愛的義女，本就不大過意，忽然聞報，又來漢客，內一女子，生得和雙珠，竟是一模一樣，越發高興，照着當地規矩，如在平日，外來漢客，祇不露出敵意，便當客待，除花林塘禁地，不得同意，不能進去，月兒湖一帶，祇不過湖，走往崖後，均可隨意走動，惟獨星月佳節，外人不論漢人，和別的種族，不經面請，或是許可，照例不容入境，又當後半夜祭神，焚燎獻牲，將要開始之際，不能走開，忙取神笛金角發令，派出兩個老人，和十六個未成年的男女幼童，帶了香花樂器，酒食應用之物，爲防來人力乏，又命六個壯士，抬了三副藤兜，前往歡迎，一面命一幼童，來向雙珠送信，這些幼童，都愛雙珠和鴉鴉，經過昨夜到當日午前脫難時，又親眼見到，他和

阿成，許多英勇事跡，野人尙武，最重義氣胆勇，本來就有好感，再聽衆人，到處傳說，稱讚不已，越發心生敬仰，都願討好親熱，旁邊幾個，聽到老人吩咐的，也都紛紛起來，七張八嘴，說之不已，話未說完，男女幼童，已來了一大羣，雙珠，阿成，自是喜出望外，一則，傷還未好，須要養息，並且雙玉夫婦，相隔還有二三十里，剛剛派人往接，森林黑暗，就是野人走慣，這一往返，少說也要一兩個時辰，到時，不天亮也差不多，二則，自己不願參加歌舞跳月禮節，連日人太疲勞，雖然睡了小半日，並未睡足，樂得借此養息，方才業已推託，再往接人，不好意思，這類野人，性均忠實，不喜說謊，鴉鴉又在力勸，說姑姑一會就到，好娘脚痛，真要往接，也須稟告老公公，坐了藤兜前去，雙珠知道野人，最重過節，每年輪值的人，均有定數，又聽龍都說起，每年過節，照例祇有十二人，準備萬一有事，往來奔走之用，連那四外防守的壯士，均是按年輪值，不是萬不得已，誰也不願走開，老人派成年壯士往迎，實是最大情面，和最恭敬的禮節等語，雙珠自然不肯，忙將幼童止住，力言行走不便，藤兜也坐不慣，爲防老人阿龐，派人引路，先連阿成，也同止住，不令往接，後來聽說，當日佳節盛會，成年男女，不願離開，一半爲了熱鬧歡喜，多吃酒肉，盡量歌舞狂歡，最重要還是爲了當夜跳月訂婚，有許多便利的風俗，已婚夫婦，又可借此一會，互說各人長短，自己認

錯，讚美對方，男女一樣，可以增加夫妻間的情愛，故此看得最重，老年失偶的人和幼童；祇趁熱鬧，一同歡樂，尤其幼童，無什相干，除照例行禮而外，別無拘束，阿成叔叔，如願往迎，我們均可陪他前去，就便看看姑姑，是不是和好娘娘，長得一樣，心思本領，是否相同，話才出口，衆幼童全都要去，雙珠因知對方，這一年一度的星月佳節，比漢人過年祭祖，還要熱烈而有意思，龍都雖是如此說法，真能隨意前往，已早起去，何必還要自己開口，想了想，便將幼童勸住，說林中黑暗，今夜這等熱鬧，一年祇有一次，如何可以虛度，何況我那妹子夫婦，業已來到，天明前後，必可相見，何必空跑一趟，你阿成叔叔，急於往迎，本可自己尋去，但恐老公公，客氣多禮，好在龍都，業已打算和我們，一同上路，算是我們的人，要去就由他一人領路，你們不必同往，等我將來，回到漢城，早晚必來看望老公公，那時龍都鴉鴉，也必同回，我們那裏，有許多東西，均是你們心愛和喜用之物，我必大量送來，報答你們對我的好意吧，這些小野人，俱都天真聽話，性情豪爽，先雖吵着要去，經雙珠一勸，全都答應，又聽將來，送他心愛之物，更高興得又說又笑，連喊好娘娘不已，雙珠見衆幼童，對他這樣親熱，又都那麼誠樸，沒有絲毫虛僞，異口同聲，齊呼好娘娘，彷彿眼前八九十個男女幼童，都成了自己的兒女，想起一個未出閨門的少女，一日夜的工夫，添出這許多幼童，呼之爲

母，心中暗笑，見阿成急於往接雙玉夫婦，越覺此人，真個忠實心熱，人更方正，並不因為癡愛自己，不捨離開，忘却正事，樣樣均以大體爲重，實是難得，見龍都望着鴉，似想約了同去，笑說，他脚上傷還未好，如何能夠同去，你忘了麼，龍都聞言，忽然想起鴉鴉腿上有傷，方覺掃興，鴉鴉故意氣道，你莫以爲沾在我的身上，就算是好，我不喜歡這個，你能叫好娘娘喜歡，多做點事，才高興呢，這不比方才還不曾答應要你同行，如今好娘娘，業已許你一路出山，這是多麼高興，就這樣跑一趟，去將好姑姑接來，你還偷懶麼，龍都慌不迭分辯道，鴉鴉，你莫冤枉我，我老記着方才的心事，以爲兩三日內，便要分手，竟將好娘娘的話忘掉，祇想和你，多見些時，這是我歡喜太過，不曾細想，到是真的，你還要我學你的樣，好容易盼得有了指望，能夠同路，這等說法，豈不叫好娘娘，看我是個無用的人，不喜歡我，你也沒有面子呀，鴉鴉方說，你還不快走，說這些空話作什，祇真出力，好娘娘怎會不喜歡你呢，雙珠笑對鴉鴉道，龍都對你真好，你不要使他難過，故意嘔人了，龍都喜道，還是好娘娘講理，我真高興，有什麼事情，要我去做，拚了命都願意，鴉鴉微笑不答，雙珠方想，這個女娃，真個刁尖古怪，小小年紀，也知用情，並有許多做作，使愛他的人顛倒，阿成業已全身披掛，帶上兵器，走將過來，雙珠告以見了雙玉路清，不許再和方才那麼，主奴相稱，下次再要賊

我主人，我便生氣，同是一人，有什高低，我家從祖父起，雖因行醫收徒，種田無暇，請人相助，一向沒有主僕之分，何況你我，連共患難，你還救過我兩次性命，就算我救過你，業已本上加利，添了一次，抵消有餘，我救你祇是一時湊巧，舉手之勞，你却爲我受盡驚險，九死一生，如以勞苦功高而論，我實相差太甚，固然人與人，本應互助，談不到什麼恩德，到底終有人心，起初你強要爲奴，不辭而別，我雖勉強答應，並非本心，實因上路在即，勸你不聽，並未想到這遠的路，你竟能夠去而復轉，隨後起來，以爲到了落魂崖，追趕不上，遇見你們同伴，也就回去，就這樣，我妹子還說我事前，不應敷衍，他和妹夫，是旁邊附帶的人，勸必不聽，我却應該好言勸告，省你孤身一人，多此冒險跋涉，我因事前，不曾想到，你會悄悄起身，事後想起，也頗不安，你休以爲做我奴隸，我便喜歡，其實，心中祇有不快，你也堂堂男子，如何這樣自卑，此是你們各種族中，歷代相傳的惡習，連我漢人，也都算上，均以爲衆之主，高高在上，把愛的人，當作玩好的鷹犬，不愛的，當成牛馬豬羊，隨同他們喜怒，玩弄驅遣，鞭打宰割，自己坐享現成，算是體面，而身受的人，在積習相沿之下，也都視爲當然，對怕的人，固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對他敬愛的人，也以俯首聽命，先意承志，討他歡心，這等舉動，一面是強暴殘忍，不合情理，一面也是卑鄙無恥，沒有出息，我們既是患難深

交，便要彼此尊重，同心同德，做我們應做的事，像你這樣恭順，反而使我難過，你至多說是受過救命之恩，所以如此，你怎不把雙方所出的力，和所用的心，比上一比，到底是誰欠了情呢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是這樣自卑的人，我先看他不起，長此下去，如何肯和你親近呢，阿成人頗聰明，聽出雙珠，雖是怪他的話，句句都是抬高自己，並還入情入理，無法反駁，就這薄露輕嘆，也彷彿具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之感，由不得心生感慰，連聲應諾，可是口中祇管答應，一時還改不過來，借着龍都催走，便即起身，鴉鴉人小鬼大，聰明透頂，早就看出，阿成固是癡戀熱愛到無可形容，這位義母，照樣也受到感動，見他連妹子妹夫，見面明言，都來不及，惟恐阿成自卑，就這臨走匆匆，會說了這一大套，有許多話，雖然聽不出來，意思却極顯明，阿成走後，前面奏樂祭神，人都開聲奔去，低聲悄說，娘看阿成叔叔好麼，雙珠知他心靈，剛把頭一點，忽然想起前事，臉便有些發熱，笑問，前面又在祭神，怎不去往行禮，你走不動麼，鴉鴉笑答，我走不動，跳得動，這一點路，並不費事，何況方才我知龍都，定要跟來，一半還是裝的，稍慢一點，走也走到了，一則，這裏的人，說得祖神，威靈甚大，我想盡方法，每次留心，始終看不到一個真憑實據，自從爹娘死後，我樣樣都要用心，不是眼見，除非合理，決不肯信，從未見過什麼神鬼，我想多半和我大姨二姨一樣，全是假

的，便大姨因我累次苦悶，無話可答，也說許多都是手法，和藥草之力，說不出個道理，內有一次，偷偷問老公公，他說，鬼神是假，人死便完，祇爲祖宗；立有功勞，我們是他子孫，受過好處，理應借着祭神，想念他的功勞，使人學他的樣，如說沒有鬼神，一般無知的人，怎肯學他的樣呢，於是傳將下來，中間遇上兩位無知的祖先，想借神力管人，造上許多假話，本身又爲妖巫所惑，祇願自己方便，好叫衆人怕他，却不想引鬼入室，爲子孫留下許多大害，老公公費了多少心力，雖將害人的二姨除去，從此不要巫婆作怪，但他想不出一個替代的方法，衆人迷信神鬼之念又深，一直遷延下來，正恐他死之後，將來嗣主，沒有他明白，又爲妖巫所惑，心中愁急，並還說我聰明，這裏嗣主，不限男女，誰功勞大誰做，祇要大家願意就行，說我年紀尙輕，以後如此能當會長，最好想出一個方法，使衆人不要信鬼信神，比起以前，更有威信，更得人心，不過事情尙早，今日之言，不可對人說起等語，像今夜星月佳節，全族中人，有了過冬的糧，許多乾肉，業已風醃停當，大家快活一兩日夜，原是快活的事，我也喜歡，但那擺前擺後，裝腔作態，無故向天禮拜，費上許多事，連鬼神的影子，都見不到一個，天還是青的，星月還是亮的，這一兩個月，照例不會下雨，偶有一兩年，月被雲遮，他們那些哭喊怪叫，和月亮出來的狂歡，簡直成了瘋子，看去祇有好笑，真不願意，但不敢

說，早晚有那一天，我如做了會長，非將他去掉不可，今夜在場的人，不問男女老少，雖然都要行禮，輪值守望和走開的人，却不在內，我年紀小，又受了傷，我再裝得重一點，他們決無話說，龍都的爹爹是老祭師，龍都以前信神，經我勸說，也討厭這些禮節，方才明知就要祭神，借這引路爲由，離開前面，一半是和阿成叔叔做伴，一半也是聽我的話，不相信了，他們祇見我人小傷重，誰也沒有看出那藥真靈，今早所受的傷，早已止痛結疤，暫時雖還不能跑快，走動並不妨事，第一次祭神，因想我快離開這裏，應該向祖宗禮拜，他們還在勸我，這接連兩次，我就不願意了，如非知道好姑娘醒轉，想要陪伴，談上一會，有趣得多，就便打聽出山的事，多學漢家人的言語，我這時還不會來呢，雙珠見他，真個靈慧無比，所說均頗有理，決非尋常幼童，所能說出，況是一個未開化的小蠻女，人又長得那麼秀麗，燈月交輝之下，越看越愛，摟在懷中，說笑親熱，一面教他漢語，彼此對學，前面祭神之後，野人跳月，越發狂歡，疏星朗月之下，到處蘆笙吹奏，蠻謳四起，這母女二人，談得高興，直如未聞，中間鴉鴉的幾個盟友，和另外一些男女幼童，又各帶了許多瓜果，起來親熱，一聽在教漢語，全都想學，是來的人，都不想走開，總算前面熱鬧火燄頭上，未來的幼童，還不知道，半夜祭神之後，照例又是不問男女老少，各隨其便，本身父母，都不能過問，也無一人，肯去管

眠，所以許多幼童，均不知道，否則，來者更多，雙珠是個溫柔情熱，而又豪爽的俠義女子，本來就喜幼童，再見對方，如此天真依戀，越發高興，有問必答，又將山外之事，挑那有趣的，說了許多，聽得衆幼童，全都神往，如非雙珠鴉鴉，同聲勸阻，直恨不能全數跟去，才對心思，光陰易過，不覺月落參橫，離明不遠，忽聽前面傳令，和鼓樂歡呼之聲，當地雖是到處燈火通明，蘆笙皮鼓，通宵不斷，由後半夜，祭神之後，跳月開始，狂歡聚鬧過一陣，人聲樂聲，便由合而分，由密而疏，往四外分散開去，地方分佈越廣，森林內外，到處蘆笙吹動，情歌相答，比起方才熱鬧繁盛之景，又是一種情趣，大羣銅鼓皮鼓之聲，業早停止，祇剩廣場月台上面，輪值奏樂的幾個老野人，吹打之聲，還是那麼緊湊，人已少去十之七八，這時忽又成了一片繁喧，仰望東方遙空，已露出一痕青色，料知雙珠路清，已被接來，鴉鴉正在喜歡，姑姑來了，姑姑來了，我快看去，雙珠知他脚痛，尙未痊癒，祇是人太好勝，不肯示弱，剛將他一把拉住，笑說，你不要忙，他們一會自會尋來，龍都和你阿成叔叔，還未回來呢，怎能斷定便是他們，鴉鴉祇急呼得一聲，那不是他，雙珠目光到處，龍都已和受了驚的猿猴一般，一路飛馳，縱跳而來，知道所料不差，心方一喜，因雙玉夫婦和阿成，一個未到，龍都跑得太急，心還有點不安，惟恐萬一出什變故，忽然瞥見阿成，也跟在龍都的身後，穿行花樹

叢中，其急如飛，仔細一看，這長幼二人，俱都神情興奮，滿面喜容，這才把心情放定，高興非常，待要起立迎去，耳聽接連兩聲好娘娘，龍都當先，已箭一般，竄將過來，雙手連搖，口中急呼，好娘娘先不要動，老公公叫我來說，他從昨夜起到今天，還沒什麼睡過，人頗疲勞，又因此事奇怪，想和姑姑好娘娘細談，惟恐當衆款待，雖極熱鬧，比較也恭敬得多，但要耽擱不少時候，又恐姑姑他們，沒有休息，特意令我傳話，率性今夜睡足，養好精神，明日中午，再行歡會，今早先把姑姑姑爹，陪來這裏，令我們幼童，俱都避開，先作商談，再定行止，本來祇許鴉鴉一人在旁，後聽我說，好娘娘已答應將我帶走，老公公本聽說過一個大概，他也是要去的人，這才答應連我一起，爹娘本不願意我走，這時恰在旁邊，聽說老公公，也要同去，反到高興起來，想不到這樣順遂，我真快活，老公公陪了姑姑姑爹，已向衆人，把話說完，就往這裏走來，等他們到後，就知道了，雙珠知道阿成腿快，見他竟會落在龍都後面，料是連日疲勞，不會休息之故，如其說破，此人好勝，決不肯說，還要強爲其難，見他立在身旁，聽龍都說話，也要開口，方說，你兩個跑了半夜，還未休息，不必忙此一時，再說聽個大概，反到使人心焦納悶，好在我妹子妹夫，就要到來，你們率性坐在那裏，吃點飲食，等人來了，聽他們細說詳情吧，阿威原知老人，陪了路清夫婦，業已起身，就要尋來，自己也

實有些疲勞，便不再勉強，剛剛點頭笑話，便見前面，火光閃動，定睛一看，那火光簡直像條火龍，由前面繡崖花樹之間，穿林繞崖而來，這時，天色似明未明，吃這大隊火光一映，滿崖的燈火，又未熄滅，看去更顯壯麗，雙珠方想，由昨夜醒來，直到天明，這許多燈火，共祇有人前來，查看過兩三次，來者都是一些幼童，並未見他，換什燈燭，這滿山滿林的燈火又多，那些粗如人臂的燎火，均是油藤松枝，和當地特產的油麻結成，又長又壯，最是經燒，一夜不能點完，還不希奇，這些各式各樣的竹絲獸皮，所製燈籠，大小不一，看去均有巧思，幾個最大的瓜燈，裏面燈蕊，多到五六個，底層又是空的，最費蠟燭，怎也不會見他換過，先前祇顧和鴉鴉說笑，並未細看，此時想起，那日所帶皮燈籠，裏面燈蕊，形如一根粗的索頭，吊在裏面，也未細問此是何物所製，這等耐燃，前面火龍，本是老人阿龐聞報，客已接到，爲表敬愛，率衆往迎，雖因當夜舊例，沒有外敵入境，爲首諸人，不到天明，不得離開，祇到來路林邊爲止，但因雙珠阿成，連鴉鴉三人的英雄義舉，使得全體野人，心生敬仰，是得到信息的，都爭先拿起火把，隨同迎接，客人到後，樂聲一起，那些散往四方八面的情侶，也爭先恐後，歡呼而出，人聲樂聲，立時匯合成了一片繁喧，熱鬧已極，老人阿龐，人未到前，早有佈置，賓主雙方，匆匆見面，略談幾句，便在衆人歡呼迎送之中，陪往林中走來，到了

崖後花林邊上，老人一聲號令，便各立定，一字排開，照得滿林花樹，連山崖一片通紅，朝陽也由東方天邊，露出小半圈紅影，快要往上升起，雙珠一眼瞥見妹子路清，英姿颯爽，精神抖擻，隨同老人走來，滿臉都是喜容，身上衣服，也極整潔，看不出絲毫受驚受險，風塵之色，越發心花大開，直恨不能撲上前去，撲抱親熱，說上一陣，剛剛起立，便被龍都鴉鴉，一邊一個，暗中拉住，想起昨夜跳月，不曾參與，前面大羣野人，還在奏樂歡呼，用他們最尊敬的禮節，向自己這幾個人，表示敬愛之意，又見妹子路清，隨同老人阿龐走來，神情雖極興奮，行動却極從容，知道自己新來，許多風俗，還不知道，妹子夫婦，這等神情，必已受到高人指教，所以從容不迫，反正轉眼就可見面，何必使人多疑，認作假裝脚痛，不去參與他的盛會，念頭一轉，便扶着鴉鴉肩膀，隨同新來這兩人，揮手歡呼，人却不過去，心想同來還有一個通事，如何未見，以爲是個途中相遇的別族苗蠻，送到之後，便各起身回轉，所以沒有跟來，否則，不會這樣熟悉，想過之後，也就拉倒，對面三人，已同走進，實在忍不住心頭的熱情，二次又要迎上前去，相隔還有兩丈，老人忽然轉身立定，取出金角，吹了兩聲，花林前面的大羣野人，立時同聲歡呼，朝着這面，禮拜起來，雙珠見妹子，業已走近，正要迎上前去，不曾留意，忽聽雙玉低呼，姊姊快些還禮，猛然警覺，雙玉路清，已一齊將面朝外，三

人也學野人一樣，雙手交叉，還拜起來，祇老人阿龐，獨立前面，一動不動，衆野人見這幾位佳客，用平等之禮相答，越發高興，又歡呼舞蹈了一陣，方始鼓樂齊鳴，仍化作一條火龍，往來路崖前，轉將過去，老人側顧雙珠等長幼六人，齊向前面交拜，喜容滿面，看了一眼，又回過身來，先對龍都鴉鴉道，我恐此事，機密重要，萬一有什商量，想等聽明你好娘娘姑姑他們來意，方使衆人知道，故此不要他們跟來，忘了無人做事，好在今早，東西現成，你好娘娘，又是我的好女兒，不比外客，由你二人，在旁服侍，好讓他們細談來意吧，說時，天已大亮，雙珠等四人，重向老人阿龐拜謝，老人用漢語笑答，我們業已成了一家，無須客氣，阿成將台上木墩搬來，龍都鴉鴉，去取酒肉瓜果，就在這裏，和你們飲食暢談好了，阿成等三人，忙即趕去，雙珠姊妹，相抱親熱，慰問了一陣，雙珠又向路清，談了兩句慰問慶幸的話，木墩也恰取到，老少七人，便圍着一個大木墩，坐將下來，彼此都忙於談問自身經歷，老人阿龐笑說，你姊妹弟兄，都不要忙，一個說完，一個再說，我已數十年，不去漢城，許多事情，俱都忘記，連話也祇聽得懂，不大會說了，反正不必急此一時，最快也要明日夜裏，才能起身，我知你姊妹弟兄相見，必有話說，我連日又頗勞倦，打算睡上一會，起來好辦事情，軟床酒食，全都現成，你們均可隨意，你們所說，不論何事，我必照辦，但有一件，因昨日好女

兒，剛得脫險，人太疲乏，不曾細問，我雖料定你兩姊妹，是恩人子孫，不問明也不放心，意欲先問幾句，祇將此事問明，我就要去睡了，等我睡後，你們或是談什心事，或是睡了起來再說，俱都聽便，不是好麼，雙珠聞言，想起前事，知道老人阿龐，雖是野人，心思最細，分明是恐自己姊妹，還有背人的話要談，又想借此打聽來人，是否平日念念不忘的恩人子孫，所以這等說法，不禁又是感激，又是佩服，忙答，遵命，轉問老人，義父想問的話，可是想要打聽五十年前，曾在野人山內外，行醫的一位走方郎中，人都稱他符老的麼，老人雖早料到此事，聞言仍是驚喜交集，拉緊雙珠的手，喜呼道，你就是我恩人之女麼，我真該死，如何不曾細問來歷，就收你做乾女兒，雙珠也知自己所料，一點不差，不等說完，忙接口道，義父不必如此，符老是我祖父，早已去世，如今祇我爹爹，和我姊妹二人，還有我這位路清哥哥，一同住在江對面萬花谷內，每日在小江樓行醫，我爹爹起初也常往來夷苗墟落，行醫治病，不過出外時少，自從我娘去世，江對面又有三個大鎮，求醫的人甚多，這才改在當地治病，不是萬不得已，輕易不肯離山他出，義父終年不出森林，幾時與我祖父相識，自裏上藥時，那兩樣藥膏，均和我家所製一樣，業已想到那是我家傳出，還不知道雙方交情這深，義父能對我們說麼，老人阿龐，一雙老眼，注定雙珠姊妹，已淚花亂轉，彷彿喜極欲泣，興奮到了極

點，這時，阿成等長幼三人，恰將酒肉鮮菓取來，放在石上，老人一面招呼衆人飲食，頤聲說道，好女兒，你不要忙，你妹子他們遠來，先讓他吃點東西，這話說來太長，我也不知隔了多少年數，雖然時刻想念，有許多事，急切間，還想不起來，今日一見，老恩人的子孫，這等英勇能幹，歡喜太過，我一時間，不知從何說起，等我細想一想，再和你們說吧，雙珠姊妹和路清，知道這位善良義勇，忠厚聰明的老野人，感恩心切，事出意外，興奮過度，加以事隔數十年，詳情業已忘記，以致神情失常，忙即笑諾，老人隨即低頭尋思，想了一陣，方始詳說經過，（本書業已轉入緊張階段，不便多生枝節，這裏祇寫一個大概。）原來老人阿龐，從小性便強毅，又極勇敢好奇，始而同了兩個志同道合的族中少年，往外探路，先並不知森林外面，還有世界，衣服飲食，連風俗言語，均有不同，祇知照直走去，看那暗無天日的黑森林，有無止境，是否還能尋到幾處，像月兒湖那麼好的地方，連借打獵爲由，走了幾次，都是受盡艱險，遇阻折回，最後一次，忽然救了一個別族採荒的熟苗，雙方越談越投機，得知漢城中的許多意想不到的事，當時心動，一同前往，快出山時，忽受毒蛇圍攻，那兩同伴，爲蛇所殺，歸路已迷，祇得隨那熟苗出山，到了苗峒之中，見熟苗的風俗衣食，和各種由漢城中買來，從來不曾見到過的東西，雖極驚奇，但他從未忘却本來，由此隨同所救熟苗，往來漢城，

如這樣有好幾年，老想把這許多新鮮事物學會，帶回山去，未得其便，熟苗又是一個小部落中的頭家，頗知感恩，待他極好，說森林中居住，驚險勞苦，暗無天日，再三要他在當地娶妻，建立家室，不要回去，阿麗始終懷念他的故鄉，雖然不肯，但是黑森林中，暗如深夜，危機四伏，孤身一人，決難回轉，主人又是那樣挽留，情不可却，勉強又住了三四年，正在思鄉情切，熟苗忽然病死，阿麗英俊多力，苗族中的少女，俱都愛他，惟恐娶妻之後，不能回去，丟下人家，心又不忍，本就有些爲難，不料左近，有一女會長，將其看中，定要強逼成婚，始而不聽，後被對方擒去吊打，阿麗恨極，半夜裏掙斷綁索，將女會長刺死，想往野人山歸路逃去，連在黑森林中，竄了幾天，食糧用盡，野獸山菓，不見一個，又被毒蟲咬傷，飢渴交加，人已萬分疲敝，從小生長黑森林內，深知毒蟲蛇蟒的利害，哪一帶雖無蛇獸侵襲，毒蟲甚多，祇一倒地，便被羣起來攻，轉眼成爲枯骨，休想活命，正在咬牙忍痛，勉強掙扎，先是高一脚，低一脚，搖搖晃晃，往前走，後來實在力盡筋疲，寸步難移，一時心中悲憤，剛伸手朝天，怒吼得一聲，猛覺兩太陽，直冒金星，頭暈眼花，連掙兩掙，不曾立穩，就此跌倒在地，耳聽側面，好似有人吶喊呼喝，知這一帶，就有人來，不是食人生苗，也是野蠻無比的夷儂蠻族，落在他們手中，不是被殺，便被擄去爲奴，從此受盡苦痛，休想出頭，精力用

盡，又縱不起來，正待回刀自殺，眼前倏地一亮，目光到處，驚喜過度，就此暈死過去，昏迷中，覺着本來奇痛麻癢，抓搔不得的幾處傷毒，忽轉清涼，嘴裏有人往裏灌水，人也漸漸明白過來，來人先已看到，知道遇見救星，張眼一看，人被滑竿抬起，快要上路，身旁立着方才所見那個滿面笑容，白髮飄胸的漢客，另外還有八個手持刀矛弓矢的花夷，和十多個黑夷，四五十個苗僮，照着平日聞見，這些種族，向例互相視若仇敵，除却是在漢城以內，被那漢家官兵壓住，祇要三五成羣，在山野中相遇，十有八九，必起爭鬥，便對走了單的孤身漢客，除非那人，是走方郎中和貨郎，也必勾動平日仇恨，擄殺出氣，不知怎的，這四五種異族，六七十人，合在一起，漢客又祇一個老年人，大家偏會那樣歡喜親熱，漢客更似一個領頭人，誰都聽他招呼，爭先恐後，心中奇怪，因老人說他，疲勞太甚，傷毒又重，不令開口，祇得忍住，心中却是感激萬分，因老人說那地方，毒蟲甚多，再往前去，還有毒蛇猛獸，更是危險，並且人已脫力，傷癩之後，至少還要調養三月，才能痊癒，因此將他，帶出山去，阿龐自無話說，到後才知道那老人是個最有名的醫生，各峒蠻苗，都把他當成救星看待，所到之處，歡聲雷動，人都稱他符老和老爹，從二十幾歲起，便在山中行醫，非但醫道高明，並喜爲人排難解紛，使各部落的種族，釋嫌修好，同行這些夷苗蠻僮，多半受過救命之恩，自願助他入

山採藥，以備救人之用，彼此雖是不同種的異族，在他化解之下，業已親如家人，符老在大江兩岸，均有行醫之所，在他醫藥調養之下，不滿一月，人便復原，符老問明阿龍心意，大爲誇獎，又看出他，體格強健，聰明多力，一時高興，竟傳他熬練氣力之法，本意還想傳他武藝，不料阿龍，思鄉心切，因聽符老，幾次勸告，說所居黑森林月兒湖，在森林最深處，不是孤身一人，所能走到，意欲帶他過江，學上幾年的武功和醫道，再行設法送回，說得事情，十分艱險，心裏一急，還未住滿一年，便背了老人，還拿了許多乾糧藥材，不辭而別，符老人最好勝，覺着天下無不可化之人，祇要耐心勸說，終有說服之日，沒想到這個野人，如此深沉，和他說時，祇是滿而笑容，表示十分感激，並不全數照辦，當地離家又遠，所以連對家人，均未說起，可是阿龍回去，也非常容易，受盡艱險，還未趕回故鄉，便被別族野人擄去，事有湊巧，這一族的野人，最是凶悍，專以擄劫侵殺爲事，並還強迫擄去的奴隸，出外與人爭殺，到後不久，便聽敵人說起，要往二百里外，一個有水的部落中進犯，打算大舉擄劫，仗着少年英勇，機警沉着，自知逃走不易，上來便先取得對方歡心，受點欺壓，也都忍耐，本就懷恨，打算時機一到，設法逃走，得信之後，細一打聽，敵人所居之處，正是自己的家鄉，不禁又急又怒，竟冒奇險，衝破敵人的埋伏守望，連夜逃回告急，本來敵人勢盛，非全族滅亡不

可，仗着阿龐，胆大心細，長於智計，由敵人口中，探明途向走法，連夜逃回，先到兩三天，全族中人，都有準備，非但在他佈置埋伏之下，殺得敵人大敗而歸，並還乘勝追逐，掃蕩敵人巢穴，得回許多牲畜山糧、獸皮、荒金，各種應用之物，從此威震黑森林，阿龐也做了酋長，每一想到這位老恩人，心便難過，覺着對他不起，但又不能出山探望，一直深藏心中，沒想到雙珠姊妹，竟是他的孫女，人又這樣英雄胆勇，從所未見，一個又是他新收的義女，怎不驚喜交集，出於意外，衆人見他說時，慷慨激昂，聲淚俱下，再三勸慰，老人阿龐，流淚喊道，老恩人已死，我已無法報答，本來還想把你們的來意，稍問幾句，既是老恩人的子孫，無論何事，那怕是座刀山火口，他也非去不可，你們都是受盡艱險，死裏逃生，想必還有話說，談上一會，也該歇息，我到木台上去，做完照例的事，將那幾件祖神遺留之物藏起，也要睡上些時，養足精神，起來再談，有什事情，要我出力，你兩姊妹，祇說一句，我必照辦便了，說罷，又向空交拜，高呼了三聲符老，然後向衆作別，笑容上帶着兩條淚痕，往木台上走去，衆人想不到時機成熟，樣樣順手，姊妹雙方，雖還不曾詳說經過，業已料個八九，斷定成功在即，寬心大放，喜慰非常，雙珠早就吃飽，雙玉，路清，也吃了一個差不多，隨即談起，雙方因禍得福，轉入成功一面之事，要知雙玉，所受驚險，如何到此，以及大破平天砦，許多緊張情節，請看後集分解。

